

直奉戰爭第一將

吳佩孚全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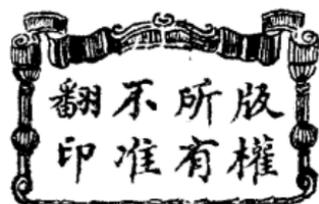
吳佩孚全傳

上海世界書局出版

中華民國十一年四月出版

吳佩孚全傳（全一冊）

定價大洋三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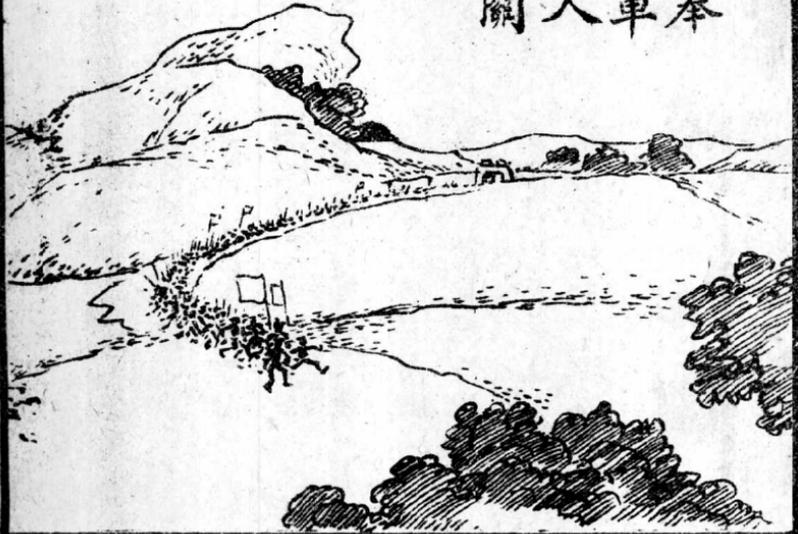
編輯者 中外新聞社

印刷者 上海廣文書局

分發行所 北京漢口 廣州杭州 世界書局

總代發行所（上海四馬路）世界書局

關入軍奉



工兵掘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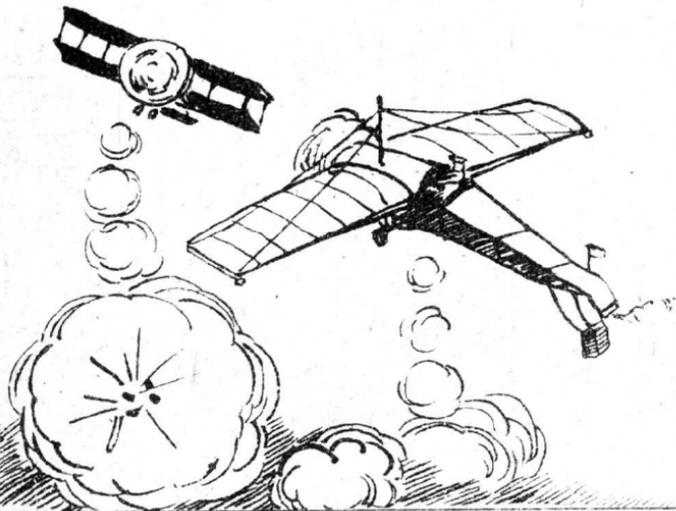


築壘防備



瞭望敵形

飛艇擲彈



大炮攻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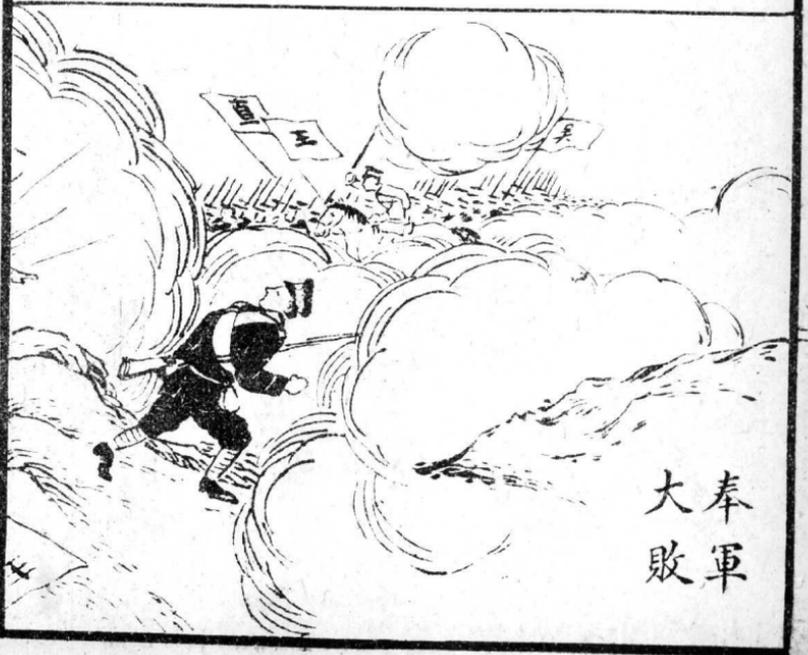
兩軍



血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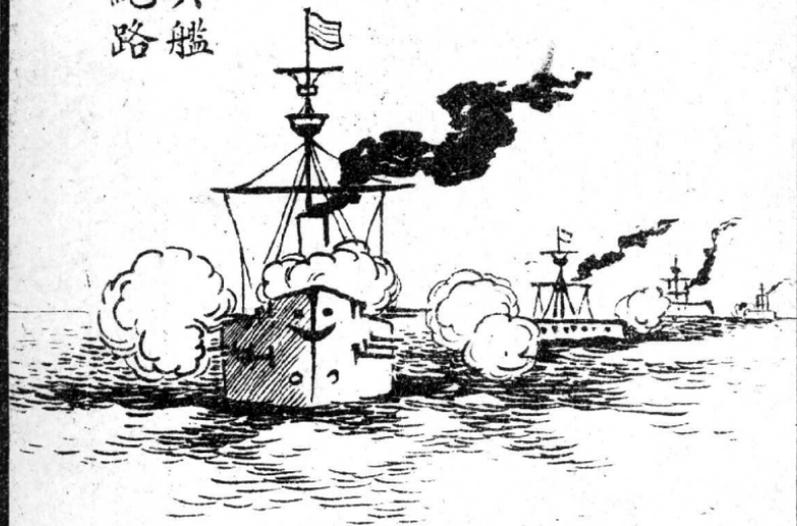


逼令
繳械



奉軍
大敗

兵艦
絕路



奪獲鎗械



長旅陣亡



優待
俘虜



救護
傷兵



吳佩孚全傳目錄

上編 歷史

- 一 吳佩孚之幼年勤學
- 二 吳佩孚之秋闈不售
- 三 吳佩孚之棄文習武
- 四 吳佩孚之反對帝制
- 五 吳佩孚之奉命出師
- 六 吳佩孚之親赴前敵
- 七 吳佩孚之坐鎮湘南
- 八 吳佩孚之周濟敵人
- 九 吳佩孚之提倡和議
- 十 吳佩孚之愛護學生
- 十一 吳佩孚之仇視賣國

- 十二 吳佩孚之規畫青島
- 十三 吳佩孚之獻議閩案
- 十四 吳佩孚之對付外交
- 十五 吳佩孚之堅請撤防
- 十六 吳佩孚之痛惡安福
- 十七 吳佩孚之保定會議
- 十八 吳佩孚之力敵小徐
- 十九 吳佩孚之大敗皖軍
- 二十 吳佩孚之請懲罪魁
- 二十一 吳佩孚之血戰湘軍
- 二十二 吳佩孚之進據岳州
- 二十三 吳佩孚之大敗川軍
- 二十四 吳佩孚之凱旋回省
- 二十五 吳佩孚之反對梁閣

二十六 吳佩孚之對奉計劃

五

二十七 吳佩孚之血戰七日

五

二十八 吳佩孚之大勝奉軍

六

下編 軼事

一 吳佩孚用計懲武夫

一

二 吳佩孚出獵遇游手

一

三 吳佩孚絕糧得天助

二

四 吳佩孚戒酒絕嗜好

二

五 吳佩孚相馬具異術

三

六 吳佩孚雪夜贈寒衣

三

七 吳佩孚單騎探敵營

四

八 吳佩孚受金辱使者

四

九 吳佩孚祝壽做貪官

四

十 吳佩孚演說醒愚民

五

十一 吳佩孚教民墾荒土

六

十二 吳佩孚入夢殺奸人

六

十三 吳佩孚步月慰士卒

七

十四 吳佩孚酒酣譏市僧

七

十五 吳佩孚解囊恤災民

八

十六 吳佩孚通電誌代表

八

十七 吳佩孚含冤聞警報

八

十八 吳佩孚失意振精神

九

十九 吳佩孚逃席避說客

九

二十 吳佩孚對客談時局

九

二十一 吳佩孚含怒見湘使

十

二十二 吳佩孚講和登兵艦

十

二十三 吳佩孚揮淚斬將士

十

二十四 吳佩孚凱旋賦悼亡

十一

吳佩孚全傳

上編 歷史

一 吳佩孚之幼年勤學

語云。將相本無種。男兒當自強。又云。英雄何論出身。依此兩語。惟今陸軍第三師長孚威將軍吳公佩孚。足以當之。吳公籍隸山東蓬萊縣。幼失怙恃。門庭衰落。賴兄嫂撫育之力。得以長大成人。兄名子瞻。黑籍中人。家非素封。有此阿芙蓉癖。坐食山空。歲月蹉跎。時形拮据。乃為生活計。設一小本肆商於蓬萊縣城中。覓蠅頭利。以瞻身家。時值德宗初年。魯省交通之便利。雖無今日之盛。而地當要衝。自南自北之名利客。類皆假道於沂山泗水間。因此設肆於市。謀小本營生者。得以藉沾升斗。蓬萊雖非繁盛之地。而市廛熱鬧。行旅往來。幾堪於濟南相埒。子瞻由是生計稍充。而佩孚已屆入學之年。乃往肄業於東隣某氏義塾。執教鞭者為一無學識之村學究。舉比之威嚴實足。而教授之精神毫無。佩孚廁身其間。日與一般頑固兒童為伍。懊惱特甚。一日塾師因事外出。羣兒咸離坐嬉戲。一室喧嚷。惟佩孚兀坐讀書。目不他顧。心不旁鶩。群兒又嗤之以鼻曰。吳家子殆癡者耶。趁此活猴王不在室中。吾輩小猴正可為娛樂計。奚為孜孜矻矻自苦若是。佩孚罔聞。勤讀如故。未幾而塾師歸矣。群兒未嘗窺見。猶在遊戲。塾師怒。各加責罰。繼溫語慰佩。竟曰。惟子鶴立雞群。不與羣兒同流合汙。自是可造之才。從此教授之間。特加注意。傾其腹中所有。盡力授之。雖不足云良教師。而佳子弟天資聰穎。刻勵自矢。舉一反三。聞一知十。不數年間。學業大進。年屆十齡。已能抽其三餘之暇。為乃兄登記賬目。偶或代書信札。其措辭之簡潔。字跡之勁道。雖成年之人。亦無以過之。先是子瞻亦曾面壁十年。旋因沉溺性靈。家計窘迫。故於文墨之道。頗有見地。今見佩孚年幼才高。私心竊喜曰。吾弟狀貌魁梧。資質聰穎。苟有良師。為之循循

善誘而得寸進尺。造就正未可限量也。

二 吳佩孚之秋闈不售

舉子之業。自明迄清。相沿成習。一般青年子弟。咸皆束縛於八股之中。窮年兀兀。造成書蠹。一語。夫天文地理。聲光化雷之學。皆瞠目結舌而不能答。是實因風尚所趨。其時居高位。擁厚祿者。莫不從古紙堆中得來。語云。黃卷青燈。今日果然辛苦。紫袍玉帶。他年何等風光。可作進清時代士人之座右銘。不料大名鼎鼎之吳公佩孚。少年時亦嘗受此道之束縛。是固不能為佩孚咎。蓋當時欲求聞達。必由是路。非此難覓進身之階。佩孚既具異槩。不甘放棄。子瞻友愛之心。素篤。見乃弟造就可期。何忍坐視。於是為之訪名師。專攻章句之學。美玉懷石。得此匠人雕琢。光華吐露。自然月異而歲不同。蒸蒸日上。幾有一日千里之勢。三年而成。詩賦文章。迥出儔輩。某歲姚炳然督學山東。其師謂佩孚曰。子年老邁。僅青一衿。十試秋闈。均落孫山之外。殆命也。夫而擁皋比者。數十年。及門弟子。登賢書。授南宮者。不可以屈指計。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爾之課藝。有筆有書。當行出色。及鋒而試。青紫如拾芥耳。歷屆童子試。及門中經我物色。許可者。無不奪得錦標。今爾可往試之。佩孚曰。弟子幸入門牆。時沾化雨。階前小草。得欣欣然。有向榮氣象。本擬入場一戰。以圖僥倖。今承吾師面諭。愈壯弟子膽畧矣。屆試期。佩孚初次入場。文藝推全場之冠。姚學政閱之。擊節歎賞曰。此藝措辭老當。有豪氣。流露於字裏行間。將來必非凡品。榜發。列諸紫首。復試。適患病。草草完卷。遂以第十七名秀士入學。頭場試藝。經同案某君借閱後。一般士子。爭相鈔錄。幾使洛陽紙貴。當時合邑之人。吳公佩孚之名。咸皆聞而欣慕。吳公佩孚之形。咸皆望而敬仰。由此推之。宜乎步蟾宮。折桂。聯捷成進士矣。無奈學有專長。藝無兼擅。平素窗下所習之課藝。乃師為投小試計。都屬虛小搭截之題。至於章節大手筆。向未研究。故兩試秋闈。均不獲售。佩孚深以為耻。下帷攻苦。專習秋場課藝。日晷苦短。夜以繼燭。三更燈火。五更雞聲。至精神疲倦時。引錐自刺其股。血流至足。絕不知痛。蓋全神貫注於書籍間。心無二用。失其知覺也。勤習三年。再下秋闈。試果由房官薦卷。而為堂備矣。旋以

額滿見遺佩字鬱鬱而歸語其兄子瞻曰向憎房師無目珠玉見遺合當屈宋作衙官而今堂備不售殆文運之不開歟

三 吳佩孚之棄文習武

吳公佩孚非常人也故具有非常之才無奈時機未至鬱鬱家居徒抱非常之志莫建非常之業蜷伏牖下咄咄書空嘗歎曰顧亭林有云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當此朝政廢弛強隣逼視之秋賠款於列強者數百兆割地於東隣者數千里而覺羅氏之英雌猶昏昏憤憤肆情娛樂以軍備之要需供園林之建築以致中東一役吾國海軍一敗塗地但際此國步艱難草昧英雄躍欲試者不可勝計默察時局不久必有強大變更所幸錮人智識之科舉已奉明令廢除大丈夫具此昂藏七尺身當謀救國圖強之道焉用是尋章摘句為至於重文輕武雖屬吾國之習慣然歷觀往史凡屬扶危定傾旋乾轉坤之豪傑大半出於披甲執甬之人識時務者為俊傑矣必為此惡習所限被文明先進國所訕笑耶旋悉保定有武備學堂其中課程為全國各武校之冠乃摒擋一切投入肄業飽學之士有志習武造就之速迥出尋常萬萬監督教員莫不器重之有志者事竟成迨屆畢業名列最優等軍事學識之優長不言可喻出投歸里而欣欣有喜色以為文弱書生忽變而為愛國軍人從此可以上馬殺賊下馬作露布揚眉吐氣指顧間耳詎知世風澆薄人情詐偽苟無與援縱有傑出之才要難顯揚於世也佩孚畢業之始興致勃勃以為胸中抱負從此可以大展厥長豈意守株待兔賦閒無事轉樹久居難安家食乃往謁中班教員新翼青面求汲引時適王士珍奉命提督江北往靳宅辭行靳即以佩孚薦官場慣例屬員之位置視薦引人之高下而定斯時新名不甚顯士珍雖允之不過敷衍面子而已乃命為遣官庸庸無所表見而佩孚絕不為嫌終日勤於供職能先事承旨奉令惟謹所辦之事無不恰如人意由是士珍漸信任之旋升任傳宣之職及士珍丁內艱卸任去佩孚隨之俱北斯時士珍之待佩孚愈加器重非若初遇時之落寞也已因丁艱而賦閒審知佩孚境况艱困難廝守乃轉薦於吳祿貞時祿貞得錫良密薦充第

七鎮統制官。新軍將才之第一人也。佩孚投其麾下。為標本部二等差遣官。良禽擇木而棲。佩孚自與祿貞遇。服其將才之傑出也。更請執贊為門下士。祿貞素以甄拔賢才為己任。今見佩孚少年英俊。有志問業。常循循教誨之。閱一年。獲益實非淺鮮也。

四 吳佩孚之反對帝制

民國四年。袁氏聲勢極盛。民黨分子。南五督之去職。眾議院之解散。孫文黃興輩。咸作海外遁逃客。袁氏趾高氣揚。大有四海底定。功在社稷之想。復經楊度輩。從旁慫恿之。於是味馬不察民心之向背。又欲易民治而為君主。孰知洪憲之年號方頒。而蔡銜已誓師雲南。首先反對。其時佩孚為第三師某營營長。隸屬曹錕麾下。本洪憲功臣之一。特升虎威將軍。入川平難。稔悉佩孚得祿貞之薪俸。位雖卑。新軍將才中。當推傑出。智勇兼備。堪資帷幄。乃召入帳中。屏退左右。詢以洪憲稱帝結果如何。此次出兵功績如何。佩孚曰。營長人微言輕。焉敢妄談國事。致犯軍人干政之嫌。今承大帥垂問。敢不聊獻芻蕘。論項城之聲望與魄力。當代固無第二人。雍雅坐鎮總統之位。自可天祿永終。何令忽欲易公天下為家天下。北方兵力。有小站練兵之成績。在將士縱有倡異議者。尚不敢表示反對。而西南各省。難保無反對之人。約法會議之一紙同意。怎能掩盡天下之耳目乎。項城枉稱當世英雄。何竟憤憤乃爾。彼之得有今日地位者。人咸敬其剷除帝制之功。而今自相矛盾。洪憲稱尊。則數年來之政績。盡屬假惺惺作態。天下蒙倖。皆將起而攻之。不聞討袁軍已崛起川滇。識時務者為俊傑。大帥宜速響應之。奉命出征。而川地多山谷。守易攻難。縱有軍事地圖。客軍急及土著之精。審勝敗殊難逆料也。曹錕意尚猶豫未決。佩孚曰。大帥若不臨機速斷。恐受波及之累。曹錕曰。項城待我頗不惡。安忍反抗之。佩孚曰。為顧全大局計。不得已而出此。世人亦當相諒也。由是曹錕意遂決。與佩孚議定。項城方面。由曹錕飾詞報告。甯贛鄂諸督軍。由佩孚設法疏通。及至帝制失敗。曹氏未曾波及者。佩孚之力也。

五 吳佩孚之奉命出師

民國五年。佩孚隨曹氏入川。克復綦江。旋得擢第三師旅長。及川亂平。項城已歿。黃陂繼袁之任。段祺瑞為國務總理。祺瑞自恃北洋軍閥之老前輩。總統不在其意。於是府院間時起衝突。黃陂憤甚。下令免段職。由是乞巧圍之圍議院。督軍團之大會議。張勳惡慧。不忘清室。演成復辟怪劇。段祺瑞誓師馬廠。一戰勝張。辦子軍乃如鳥獸散。是役也。曹錕亦虛張聲勢。委佩孚為前敵總司令。兵抵涿州。段軍軍已威震京華。張大辦居荷蘭使館。兵遂中止。是時佩孚仍為旅長。攝行師長職務。曹錕倚重之隆。與日俱進。不數月。密保實授第三師師長。於是世咸知吳佩孚其人者。復辟之滑稽新劇。雖告結束。而黃陂之總統。亦隨以消滅。率由舊章。段氏遣使往南京。迎馮河間。河間抵京。上臺。馮段交歡。由此開幕。段氏既有削除復辟之功。行政界之第二位置。可云當今之世。舍我其誰哉。於是重行登臺。再任總理。初時府院間感情尚融洽。若憑性質而言。二人大相逕庭。馮主和緩。段主急進。兼有野心勃勃之徐樹錚。居間鼓唇弄舌。馮段漸起惡感。幸靳翼青從中排解。未致決裂。而黃陂下臺後。匿居津門。一般被段氏解散之國會議員。歡迎黃陂至粵。登臺。聲罪討段。黃陂名利心素淡。不願再廁身漩渦中。引咎謝絕。旋由孫崇輩。召集舊議員於廣州。選定總裁。反抗中央。段氏怒。主張聲討。援責任內閣之制。派傅良佐入湘。傅湘人。字清節。日本士官學校畢業。周道剛。劉存厚。入川。周。川人。字鳳池。劉亦川人。字積之。段意益欲以湘治湘。以川治川也。孰知傅方至湘。零陵鎮守使劉建藩。已宣告獨立。表示反對。段氏以湘治湘之計畫遂窮。周道剛與劉存厚。本同學弟兄。及抵川。劉即運動吳光新。迫周讓權於劉。放劉又為管金聚。熊克武所攻。段氏以川治川之計畫又窮。馮本和緩派。因聞段氏擅專征伐。大拂其意。迭經辯駁。不當再放干戈。段氏厲聲答之曰。釁起自西南。為保護威權起見。施此戰畧。反遭不諒。豈不令人悞惱。言時咄咄逼人。馮氏為退避三舍。竟至不歡而散。馮氏乃密遣其婿陳之驥。運動范國璋。王汝賢。倒戈相向。傅良佐不能駐足。倉皇而遁。鴉蚌相爭。漁翁得利。長沙遂為南軍所得。此信至京。馮段幾如仇敵。段氏遣使往謁徐東海。求其出為排

解維持老北洋派面子。東海亦老北洋派之前輩。遂允其請。往謁曹錕。語之曰。芝泉自信力過甚。華南險心太深。各在暗中鬪氣。老北洋將被兩人掃地盡矣。曹本馮之信人。聞東海言。頗與心中主旨不合。無奈有關大局。並為地盤起見。遇此二難交併之際。只得與段周旋。允即日出兵援湘。佩孚仍為前敵總司令。率軍前進。一戰勝之。遂踞岳州。

六 吳佩孚之親赴前敵

佩孚既據岳州。軍威大振。捷電至京。先送國務院。段氏閱之大喜。亟行召集閣員會議。擬特任曹錕為四省經畧使。當時段氏之氣正盛。所有提議案。均由其一人主張。八總長備員而已。遇段氏發言時。莫不唯唯喏喏。唯令是謹。況此次校曹錕以四省經畧獎其戰勝之功。策其規復之效。原屬事之正當者。自得議決通過。段氏立飭秘書。叙特任經畧使命令。簽稿並送。持之逕造總統府。請馮氏蓋印。並以捷電告之。馮氏大駭。在段氏前未露聲色。鈴印付與之。段氏興辭而出。馮即以密電達津。詰曹錕何故中道變計。曹錕復電云。公既為直派之領袖。長沙陷落。中央威信已失。今幸將士用命。子玉多能。竟能一戰而勝。銳氣稍震。乘此軍威。錕擬即日赴前敵督師。相機進剿。可行則行。決不令吾公為難也。曹錕胆畧素怯。向不敢赴前敵。嘗彈雨槍林之險。而今竟貿然而前。絕無畏怯者。實惟佩孚是賴。蓋佩孚之用兵。與錕適成反比例。其與人對敵也。必先易服微行。至戰線間。相度地勢。何處可以設伏。何處可以避火攻敵。何方是虛制勝。何方可據山原河流。進步退路。莫不縝密審察。瞭如指掌。所以戰無不勝。攻無不克。臨陣時。又必身先士卒。赴前敵指揮。身居師長。尚能不避矢石。足以部下咸以馬革裹屍為天職。全師兵士。同具此意。軍心固則勇氣百倍。自可以十當百。無堅不入。迨曹錕抵鄂。即下令攻長沙。佩孚率全軍血戰一晝夜。譚延闓微服夜遁。湘中南軍善戰者。首推劉建藩。林修梅。趙恒惕。三人。前此之得以攻取長沙者。由傅良佐疑心太甚。誣劉建藩有通敵嫌疑。以致孤立無援。倉皇遁走。南軍遂得長驅而入。而令佩孚兵臨城下。譚延闓軍事學識。本出傅良佐下。使譚果為人傑。癸丑之役。早與李烈鈞響應。湘地

早為南軍所有。攻與守均無把握。而徒戀戀於爭地盤之私見。致湘民迭遭兵燹。皆譚延闓之賜也。故一遇勇敢善戰之吳師。長部下莫不望風披靡。互相狂呼曰。吳小二子。胸中有數萬甲兵。與之交綏。徒血其刃。不如捷足先逃。尚不失為識時務之俊傑。由是吳師長之大名。遂得威震湘岳間。西南竟無一軍敢與之接仗也。

七 吳佩孚之坐鎮湘南

佩孚以一戰而踞岳州。再戰而克長沙。乘全勝之威。扶破竹之勢。宜乎直驅而入。直抵黃龍。蓋平西南。統一國家功在當時。名流後世。為中華民國之第一偉人。豈不榮哉。無如馮氏左牽其裾。段氏右掣其肘。使其有才莫展。英雄竟無用武之地。至今湘人猶在水深火熱之中。皆出馮段二氏之賜也。當佩孚攻克長沙後。軍抵衡陽。正擬追剿。誰知馮氏聞信。心中大深疑懼。疑者。疑馮氏之接近西南。駐湘南軍林劉趙輩。暗中皆受其排布。懼者。對於曹錕之素屬馮派。何以忽然異趨。遂駐鄂省。屢戰皆捷。以近日之吳軍盛氣度之。湘省全境克復。一轉瞬間耳。湘督之席。必為佩孚坐踞。曹錕四省經畧使。原屬虛糜之頭銜。若使湘省兵力盡屬曹錕。則實擁四省地盤。吾派其危矣。乃命張敬堯率第七師入湘。表面雖云援助曹軍。暗中實為監視佩孚。試問張敬堯既稱段氏部下。使將。要爭地盤。奚不於佩孚未抵岳州之前。執整弧以登長沙之城。汗馬之勞。誰敢觀覲。乃計不出此。忽於佩孚大捷之餘。因人成事。率第七師赴湘助戰。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宜乎湘民之唾棄張敬堯。曹錕見張軍來湘。明明為段氏爭地盤計。分其兵力。暗中牽掣。深恨段氏居心叵測。事急則以虛糜廢人。甘為其冒鋒鏑。出死力以厚其勢力。迨至時機成熟。每懷功成烹狗之思。此等梟雄手段。對待手無兵柄之庸主。則可吾輩非閻黃者流。今既擁重兵。豈甘為傀儡。而馮氏適有密電致曹。勸其適可而止。不必過於深入。而川中熊克武屢獲勝仗。能與馮氏素通聲氣。湘南倚戰。川中亦可息爭。同室操戈。甚屬無謂。養之久成在外。直隸根本地。若為段氏覆去。使無退步矣。乃自率衛兵先歸。命佩孚停戰駐防。坐鎮湘南。并畀佩孚以全權指揮。以壯其聲勢。於是佩孚權力所及。不僅第三師一師。凡屬曹錕管轄者。均受其指揮矣。

八 吳佩孚之周濟敵人

圖像凌煙。為軍人之大幸。未捷身死。為軍人之大不幸。佩孚既投班超之筆。冒鋒鏑。列戎行。血戰於槍林彈雨中。封侯之想。自亦具有同情。岳州戰勝。長沙攻克。論功行賞。湘督一席。固當屬佩孚。常人心理如是。佩孚心理亦未必不如是。詎知馮氏柔懦無斷。段氏橫暴逼人。竟以湘督昇之張敬堯。佩孚一番汗馬功勞。盡付流水。絕無一酬勞之地位。心中未免抑鬱。駐防湘南。日以訓練兵士為消遣。偶聞南軍甲士。貧苦異常。三餐之需。幾無以給。佩孚謂幕友某君曰。南北均屬同胞。同室操戈。識者憐之。如今劃界已定。各不相殺。前雖仇敵。今猶兄弟也。南軍兵士糧食將罄。日以薄粥果腹。八千子弟。盡露飢顏。吾甚憐之。乃令部下賚賞食米數十石。南軍正值庚癸頻呼之際。忽得此意外甘霖。歡聲雷同。咸稱佩孚有關壯穆之遺風。智仁勇三者兼備。誠人傑也。佩孚仁德之懷。既能推及南軍。而湘南各縣間閭之疾苦。自西南護法軍興。頻年當南北爭戰之衝。兵戈相奪。富者遠徙他方。貧者愁城困守。地方伏莽。猶時出剽掠。湘地數千里。盡畧於愁雲慘霧之中。佩孚目擊心傷。遂飭隊出巡。以靖地方。而蘇民困。湘人咸額手稱慶曰。吾儕得於水深火熱中。苟延殘喘。不致盡填溝壑者。皆吳師長之賜也。至張敬堯部下之兵士。大半遊氓地痞。既無軍律以束縛之。又以貪財好貨之舉。為部下先河之導。於是一般丘八。肆行無忌。擄掠奸淫。可憐湘人。一困於南北軍之戰爭。再困於土匪之蹂躪。幸得吳軍坐鎮。稍有來蘇之望。詎料堂堂中央任命之張督軍。殘虐子民。視如土芥。旋為佩孚探悉。特向敬堯進忠告。勸其嚴申紀律。勿使部下騷擾民間。對於匪類之假借護法名義。肆虐於民者。剝補之不遺餘力。於是湘民咸感佩孚之德。而惡敬堯之暴也。

九 吳佩孚之提倡和議

黃陂下臺。河間登場。段氏重出組閣。一副再造共和之偉人。面目咄咄逼人。馮氏敢怒而不敢言。觀面所談國

政馮氏有所主張。閣議均難通過。段氏有所獻議。馮若不表同意。段必盛氣相凌。以責任內閣四字壓制之。解散國會。武力統一。大借外債。與西南開戰。一般段氏門下之走狗。皆得飽受賣國之餘潤。馮氏深嫉之。屢欲倡言和議。奈段氏勢力方張。不敢首先發難。與之決裂。乃潛行出京。擬赴南京組織政府。冀脫段氏之樊籠。車至蚌埠。被倪嗣冲面斥其非。有志不得行。懊喪而歸。乃施展手段。暗中運動。謀占優勝。長岳之役。不知內幕者。咸以為主戰派之勝利。孰知佩孚本屬馮派。一切指揮。惟馮命是聽。長沙既復。老北洋派面子保存。佩孚立即停止進攻。段氏本為後臺主任。暗中黑幕。瞭如指掌。知主戰政策。難達目的。而各省各團體之促和電報。日必數十封。積置案頭。不可勝數。馮既戰勝段之主戰政策。主和政策。遂為全國人民所愛戴。於是各督軍及省長紛紛電京。促和。段氏見此趨勢。恐有不利於己。乃以孚威將軍之虛銜。糜佩孚。冀其盡力主戰。以武力統一。西南。豈知佩孚為湘督一席。被張敬堯所奪。銜段刺骨。再以虛榮頭銜寵之。愈觸其怒。立即通電全國。主張和議。其文洋洋灑灑。純以國計民生為前題。閱三日。而北總代表朱啟鈐南下。與南總代表唐少川。在滬上借德國總會為議和地點。開始議和矣。

十 吳佩孚之愛護學生

張敬堯人格之卑鄙。紀律之廢敗。湘中人士。有目共覩。比之為明末張獻忠。可云逼肖。湘人何辜。託庇於張屠戶之下。最不幸者。一般青年子弟。正在孜孜求學之際。張敬堯則視教育若弁髦。據地方財政。若己有。將官辦學堂。一律勒令停辦。所有教育經費。儘數提充軍用。大半飽其私囊。湘中學界。憤不能平。推代表數人。投督轅。晉謁。語敬堯曰。學校為儲才之所。教育乃立國之基。東西洋各國。莫不奉若神聖。無論國家財政。若何困難。教育費從不移作他用。文明國先例可循。大帥何竟昧焉不察。殘摧學校。奴隸學生。教育費悉數扣留。殊屬不解。敬堯答曰。當此戰爭時代。全憑健兒身手。護衛國家。教育事業。收效遲緩。停頓一二年。尚屬無妨。兩害取輕。故出此避重就輕之計也。代表再欲有言。敬堯拂衣竟入。迨至山東問題發生。全國學潮澎湃。湘省學生。既

得全國學生聯合會之通告。群為愛國運動。露天演講。結隊遊行。所演講辭。謂中國地非不廣也。人非不衆也。何以貧弱至於此極。遠因雖種於前清。近因卻生於民國。試按外債之借額。入民國後。幾數倍於進清。以致東隣挾其經濟亡人國之政策。相逼而來。備受種種條件之束縛。山東青島。將入於強隣之手。政體既改。民主庶政。人盡可論。愛國同胞。速起共謀救國。誓必爭回青島云云。適被敬克密探所聞。默識其語。歸稟敬克。遂即密飭軍警。逮捕學生。可憐哉！一般純粹愛國青年。無辜盡入拘留所。飽嘗鐵窗風味。而敬克猶為手段不辣。未足死其愛國之心。乃命軍警荷鎗實彈。迫令省垣學生聯合會。即行解散。一般學生。告訴無門。紛紛聚訟。有某中學學生曰。張屠戶。非人類。不足與語。即往訴冤。徒自取辱耳。惟吳師長係張之勁敵。吾儕盡往懇之。湖南庶民受其惠者。幾如恒河沙數。彼素抱愛國主義。吾儕此舉。定表贊同。苟得其相助。被捕學生。必可釋出。言下立集男女學生四百餘人。逕至直軍總司令部。佩孚聞學生蒞止。降階相迎。延代表四人。至接待室。詳詢來意。代表具告之。佩孚嘉其志而允其請。學生與辭而歸。佩孚立即發電敬克。勸其釋放學生。勿為己甚。敬克悔其威不敢違拘。學生遂得釋放。事聞於全國學生聯合會。於是佩孚之鼎鼎大名。蜚聲於全國學界矣。

十一 吳佩孚之仇視賣國

馮段同時下野。徐東海以善作調人之信用。群眾擁之上臺。馮氏退居河間。段氏名雖下野。參戰督辦。暨管理將軍府事務。仍擁為己有。暗中依舊着進行。組織安福部。收買眾議員。位置各總長。於是新交通系。滙業銀行。開幕種種賣國政策。皆由曹章陸三人為之經理說合。斯時上海和議停頓。湘戰又開。張敬堯既有守土之責。理當秣馬厲兵。一顯英雄之手段。滅南軍而朝食。孰知虛有其表。未能戰勝南軍。惟兵事既有敬堯肩其任。佩孚自可作壁上觀。豈肯為攘奪地盤者。效命疆場。息影衡湘。防次日以研究平民政治為事。而段氏羣庸騷擁。大施其賣國之技。北京大學生。痛羣小之盈庭。首先發起德辦曹張陸。以塞國賊之心。東海躊躇未決。學生被拘。全國譁然。於是罷學罷市罷工。萬眾一心。不達目的誓不休。誠中國破天荒之創舉。外人咸生欽敬之心。

風潮如此激烈。曹章陸仍未搖動。好好先生之錢總理。因之辭職去位。時局駭然。人心惶惶。佩孚乃乘機而起。通電請免曹章陸。於是各教育會。各省議會。各商會。暨其他各團體。與佩孚一致主張。咸通電政府。中央迫不得已。方下令罷免曹章陸職。微佩孚之力不至此。於是佩孚之大名。無論三尺童子。六十老嫗。莫不聞而生敬愛之心。

十三 吳佩孚之規畫青島

歐戰和議開會。吾國山東問題。提出於巴黎。經陸顧王施魏五專使。苦心討論。儘力駁詰。無如弱國無外交。雖得美總統主張公理。提議國際聯盟。而魯案保留。緣有密約之束縛。竟不能得和會之贊同。威總統亦謂愛莫能助云。外洋郵電傳來。全國熱心志士。莫不痛心疾首。山東人士。尤屬痛切肌膚。推代表入京請願。坐待於新華門外。大雨滂沱。遍體淋漓。見者咸為之酸鼻。總統憫其誠。立宣傳見。溫語撫慰之。并言魯案問題。決以民意為主。張各代表均係有職業之人。宜速反里。靜候解決。迨遛京師。殊無益也。各代表唯唯而退。佩孚既屬山東人。關懷桑梓。痛心尤切。得悉巴黎和議席上。吾國主張不得直。魯案將歸東隣。占優勝。乃聯絡同鄉官。通電政府。力爭保留青島。以為讓步。孰知吾國雖存讓步之思。彼國守定成見。着着進行。幸賴各專使深知大體。卒以拒簽德約。留為懸案。閱時未久。東隣根據德約。向吾國直接提出魯案。於是山東教育界。咸謂彼國狡猾絕倫。吾國歷來受其陰謀。感其痛苦。若與之直接交涉。如鳥投籠。如魚投釜。任其宰割烹食而已。乃致函同鄉官商。推拒絕之策。佩孚既享此威名。同鄉官推為領袖。嗚呼。其通電政府。反對直接交涉。佩孚乃電商各同鄉。徵得同意。由佩孚主稿。鄂督王占元領銜。聯叙者共四十八人。其電文曰。銜墨山東交涉。自接收日本通牒以來。疊經各界人士。集合研究。僉以拒絕直接交涉。提交國際聯盟。為惟一之辦法。詎道路傳聞。有與希望相反之趨向。占元等廬墓所在。痛切剝膚。父老責言。勢難緘默。敢進危言。幸垂聽焉。外交重要。關係國本。詳慎考慮。誰曰不宜。願詢謀既已。簽同。方針依然未定。逆料鈞座左右。必有謂直接交涉。不至有害。提交聯盟。未必有利。持此說

以受惑聰聽者。此非毫無知識。便是別有肺腸。一言畏邦。莫此為甚。大抵強國與弱國交涉。利在單獨。不利於共同。利在秘密。不利於公開。至弱國外交。則適得其反。試問二十年來。我國利權。斷送於密約者幾何。此次彼以甘言誘我。非愛我也。果誠意親善。則宜先將完全主權。逕行交還。並即時撤退軍警。以示退讓。不必斤斤焉為條件磋商矣。故直接交涉。結果必與吾無利。可以斷言。倘慮提交聯盟。未必可恃。在歐會簽字和約之時。或者尚屬疑問。今則德約保留山東之款。已由美參議員通過。且英法各國。對於保留案。亦表贊同。專欲釀成。得道多助。利害明瞭。無待蒼龜。與其為條約之贈與。甯使為強力所占有。與其菁華盡棄。留空殼之地圖。毋甯死力抗爭。作國際之懸案。否則引狼入室。為虎作依。羣情憤激。從而走險。禍變之來。將有不可言者。心所謂危。不敢不告。伏祈俯鑒民意。斷而行之。山東幸甚。國家幸甚。時值斯揆代。閣得此心愛門生之洋洋文電。縱有斯氏居間操縱。斯卒以民意難違。由是直接交涉之說。庶幾可不事實矣。

十三 吳佩孚之獻議閩案

曷謂弱國無外交。專尚強權。不講公理。蓋弱國既無兵力為後盾。縱使步步率由國際公法。而強國野心勃勃。挾其勢力。施其陰謀。以逞其鯨吞蠶食之志。偶或詭計畢現。不直於世界各強國。則必施其壓制手段。以恐嚇弱國為籠事。閩案之發生。即由是理也。福建接近東瀛。水程二十四小時可到。自臺灣割讓後。閩省久在日人垂涎中。食指怦怦然動。常思併而吞之。無奈時機不至。無隙可乘。而今山東青島。出兵力以驅逐德人。盡義務者。必享權利。既得列強之同意。復有德約之保障。陰謀變作義舉。當然為己之囊中物。不意吾國拒簽德約。扼其吭而不得下嚙。憤不可言。而吾國抵制日貨風潮。愈演愈烈。中央幾無平息之力。強隣銜之。密電福州領事。暗使彼國僑民。暨臺民。四出尋釁。此中黑幕。閩人事前絕未知覺。於是毆擊學生。戕殺軍警。種種蔑視吾國之野蠻舉動。相逼而來。佩孚聞之。扼腕歎息曰。魯案交涉未了。閩省交涉又起。日人屢以中日親善為口頭禪。而控吾國威據吾國土。累進不已。是屬野心國之陰謀。本不足怪。所可異者。吾國一般親日派。咸以中日親善

為護身符。售以國土。受其籠絡。一己之富貴雖榮。萬姓之沉淪莫挽。絕不知經濟亡人國之程酷。甚於甲兵。既被其條件束縛。欲脫不能。所以濟南博山之戕害未已。膠濟沿路之侮辱又見。而令福州交涉。日人故意辱仇。擊傷吾學子。戕殺吾警士。日領事不自悔悟。反張大其詞。遷雷東京請兵保護。於是下動員令。調艦來閩。登岸示威。咄咄逼人。輕藐友邦。蔑視我國。更有劍及履及之勢。是可忍。孰不可忍。吾國雖貧弱。而獨立自主之權。猶在何外交當局。一味唯唯喏喏。專以退讓為主。指駁行為能事。歷來交涉。如出一轍。無衝突則已。苟有衝突。無論事之曲直。均遭失敗。旋聞案交涉。日人持強硬態度。開陳節畧。送達外交部。政府以之轉電各省。徵求答覆意見。佩孚得雷後。殊形焦灼。蓋謂吾國土地雖廣。虛有其表。國軍雖衆。盡屬閩軍。閩案交涉。專恃讓步。固非宜。持之過激。亦不當。思維再四。竟無一對付善策。乃遣人往閩省。調查當日肇禍真相。知有美教員某。不忍學生受虐。出為排解。同遭日人槍擊致傷。大動在閩各美人公憤。公電駐京美使。證明當日情形。謂日僑蓄身仇傷及友邦人士。野蠻絕倫。美使立即質問外交當局。如何交涉。佩孚得此消息。知有第三國人居間作證。胆畧頓豪。復電中央。主張強硬。全文數千言。登載九年一月十五日京外各報。茲不贅錄。僅摘其警句如下。查萬國公法通商條例。並未載有甲國不用乙國之貨。乙國應有歐擊之對待。亦未有甲國提倡本國貨。而乙國強指為排斥彼國貨者。更未有國民用國貨。不能自由。而異國強迫毀棄。橫來干涉者。莊代辦電稱。英美等國公使之言。未免出於臆度。我國既未違法開蒙。友邦亦何必代慮。莊代辦處三島空氣之下。固應有此論調也。

十四 吳佩孚之對付外交

政界中位置。惟外交部最難把持。三面受敵。十分出力。終無一成。弱國之外交家。更難於強國之外交家。強國之外交家。權自我操。遇事先籌施。其侵畧手段。使人入彀中。不達目的。則急下動員令。以兵力為後盾。十有九成。政績昭著。弱國之外交家。適得其反。權不我屬。惟彼之命是聽。苟有駁議。表的美敦書。逼人而來。已國責其無恥。彼國咎其頑固。國民咸怒目相向。責其誤國。心長力絀。徒喚奈何。自直接交涉發生後。日本通牒傳來。外

部竟無對付之策。時靳雲鵬為內閣總理。通電各省軍民兩長。徵求對於魯案意見。計主張反對直接交涉。暨備提出國際聯盟者。約有十之七八。主張直接交涉。無效後再行提出國際者。約有十之二三。兼有主張直接交涉者。為最少數。靳氏猶豫未決。蓋因魯案既不能於和會。國際聯盟會。仍屬和會之分子。提出恐遭失敗。所慮亦非無見。以致中日交涉。一再延宕。而日本通牒既來。豈肯任我延擱。乃迭向外交部詰問。陳籙幾至無所措手足。全國輿論譁然。羣責外交當局之憤憤。有湘報某記者。晉謁佩孚。問對付通牒之辦法。佩孚曰。魯案交涉。關係甚重。中央亦非等閒視之。前日曾接靳總理來電。主張游移。言語含混。未曾表示決絕。靳揆與吾有師生誼。交契最深。雖屬合肥門下士。卻非親日派。何竟一無主張。通牒既來。自不能束之高閣。遲早當答覆事關重大。倘一錯誤。國權與國土喪失良多。永無獨立自主之望矣。當去電詢之。記者曰。公屬靳氏之弟子。靳屬段氏之門下。恐弟子之進言。不敵老師之傳諭。將奈何。佩孚曰。自魯案發生。保留無效。拒簽德約。拒絕直接交涉。全國瘡口。嗷音。吾本山東人。秦梓情殷。廬墓心切。憂慮之深。加人一等。所以迭電靳揆。促其勿附段議。一己之富貴雖榮。其如當世之醜名。後人之唾罵何。并告以此次通牒輿論一致主張。根據未簽德約。嚴詞拒絕。若中央仍事掩飾。逞其拂民酬隣之目的。在親日派。固屬得計。其如全國之眾怒難犯。五四運動。三罷風潮。將不旋踵而至矣。際茲聯盟開幕在即。東隣不待國際公判。行此捷徑。東隣之趨利避害。昭然若揭。如慮國際聯盟不予受理。亦可留作懸案。決不容以國土主權。輕作孤注之一擲。雖下愚。當亦了然也。旋得靳揆復電。東隣通牒。已根據未簽德約。不使直接交涉。措辭駁復矣。記者曰。微公之電。不至此。當呼山東萬歲。吾公萬歲。言竟興辭而退。

十五 吳佩孚之堅請撤防

佩孚久戍湘南。時閱三載。所以遲遲吾行。不遽請撤防者。其目的所在。蓋為湘督一席。雖被張敬堯所得。而好貨財。肥私囊。湘之人莫不切齒痛恨之。咸扼驅張戴吳之願。紳士中如熊希齡輩。驅張之電。日有數起。無如敬

免為段氏門下健將。竭力維護之。更得安福系暗中援助。故其位置。三更裘葛。依然屹立不搖。佩孚知湘督一席。終不能為己有。鬱鬱居此。為敬免作傀儡。殊不值得。且久成在外。士卒咸有思歸之念。乃即電告曹錕。轉請中央。准其撤防北返。政府以和議未成。尚非偃武之時。礙難照准。佩孚撤防之初。敬為之一挫。湘南駐節。悞悞時形。事事反對敬免。處處攻擊安福。猜忌者日深一日。撤防之舉。勢成騎虎矣。敬免自恃其援。位置堅固。然慮佩孚久居湘中。終為腹心之患。乃即密電中央。薦舉張景惠。張宗昌。田樹勳。接辦湘南防務。請政府准其撤防。中央不直敬免之言。屢電曹錕。轉慰前方將士。耐心戍守。以固湘防。自發此電後。駐湘客軍。憤敬免之占據地。盤遂有驅逐敬免之電文。陸軍第三師。亦為列名之一。敬免偏閱報。納得見電文中。臚列己之罪惡。極口痛詆。遂大懼。急電中央。取消撤防之請。並竭力敷衍佩孚。云佩孚在湘。地方賴以乂安。湖南商會。暨各團體。函電挽留撤防之舉。懇請准予免議。中央本不以佩孚撤防為然。立即電屬曹錕。阻止防軍北返。而佩孚仍復堅請。其致政府一電。由曹錕轉達。措辭尤為懇切。畧謂湘鄂之役。幾經劇烈之戰。各官兵出生入死。殺闕而傷亡者。固堪惘惘。勞瘁而致疾者。亦當體卹。迭據該師旅長等電陳。或患咯血。或患瘧疾。悲慘之狀。目不忍睹。今以戍期已久。盼望北旋。大有急不能待之勢。空言撫慰。勢難遏止。云云。政府得電後。知佩孚所轄各軍。均切思歸之念。撤防一舉。勢必成為事實。乃以變通辦法。准佩孚所部。先行撤回三分之一。駐湘五軍將領。聞此信息。大不謂然。謂全部調回。與一部調回。範圍雖有廣狹之殊。而相須他軍接防之手續。則一也。特再電中央。畧謂戍卒疲苦。萬難再事滯留。准予全部撤回。俾慰懷鄉之望。而中央仍以全部撤回。影響甚大。立電曹錕。轉飭阻止。無如佩孚撤回原防之開。後日期。專電又至矣。

十六 吳佩孚之痛惡安福

佩孚既決意撤防。派遣參謀王伯相。北上料理駐兵地點。豈知舊有營房。早為邊防軍所佔據。立電曹錕。轉促其退讓。一面撤防北歸。湘南商民。平素依賴佩孚之德威。得保身家。而今時局未靖。遽爾言歸。各界開會討論。

竭誠挽留。奈佩孚目擊安福派之播弄。政潮迭起。湘督一席。既為敬免。所獲奪。直有老營。又為他人盤踞。一時愛憎交集。幾不可以一日留矣。蓋佩孚深惡安福系之作威作福。當靳雲鵬組閣之始。安福黨魁往謁之。強其入黨。靳氏拒絕之。於是國務院議決之事。往往不能通過。於兩議院。致教育農商兩部。所提夏壽康與張志潭。難得多數同意之票。兼之外長陸徵祥。方自海外歸來。咸受魯案之激刺。呈請辭職。因之外交一缺。又難得相當人物。靳氏登臺之後。初步施政。即遣安福黨員之反對。心中非常怏怏。暗通函電於佩孚。謂安福系如此。咄咄逼人。實屬難堪。當此千鈞一髮之際。閣員間和衷共濟。尚虞不給。而今羣起排擠。令人能不灰心。且又錚錚我素。不睦頻頻。在合肥前進攻訐之辭。當此政尚民治。居高位者。都屬人民之公僕。吾行吾素。其他只得置之不聞不問之列。無如合肥自恃功高。隱然以太上總統自居。凡遇閣議報告。必先入合肥之門。在東海園鑿於黎馮之前車。事事以和順出之。而合肥自信之力。舉世竟無其匹。遇事掣肘。與人難堪。如不避清議。而為之作牛馬人。將謂我與之同流合汙。事後難免貽噬臍之悔。未雨宜作綢繆之計。決意不甘戀棧。已命秘書處草擬辭呈云云。佩孚復函慰之。謂幽蘭生於荆棘叢中。薰蕕異器。苦衷自能見諒。於全國眾皆濁。而吾獨清。眾皆醉。而吾獨醒。其吾師之謂乎。雖則羣小盈廷。然如曹章陸三人。勤全國之念。亦既出死力攻去之。其餘安福系中。類似曹章陸者。不計其數。師曹章陸之故智。循曹章陸之前轍。親日是尚。借款肥私。東海幾乎有政由甯氏。祭則甯人之慨。吾師居四面楚歌之中。不得已而辭職。明哲保身之計。固為識時務者所為。惟值此外交內患一髮千鈞之際。稍縱即逝。亡國之痛。肥鳴高者。奚獨無之。願吾師持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之義。勿萌退志。肩此大任。則非特佩孚之幸。而亦萬民之福也。

十七 英佩孚之保定會議

靳揆與小徐。均為段氏之信人。靳揆宅心正大。小徐居心狠毒。黎馮與段之交惡。皆由小徐一人唆使而成。小扇子之渾號。由是而起。幸賴靳揆居間排解。未致出面交鋒。無如正人之言淡而遠。小人之言甘而厚。彼段氏

者本一倨傲之武夫耳。剛愎自用。藐視一切。如小徐早為天下人所共棄。仇段氏。固貴其不當親小人。段氏置之不理。即愛段氏者。亦責其不宜道小徐。無如言者諱諱。聽者藐藐。段氏與小徐。殆前生之冤孽歟。赫赫威名。終為小徐所累。豈不惜哉。當新徐組閣之時。正段氏勢盛之候。新徐為安福黨員所傾軋。往謁段氏。告以病軀不能辦事。擬即辭職。讓段氏謂之曰。既為有疾。暫為休養。許亦無不可。惟不能云被擠辭職。味其語氣。頗有讓為己有之意。新氏辭職之書上。而徐定會議。即於是乎起。由佩孚發起。以追悼陣亡將士為名。集會於保定。號召各省區師旅長官。先期而至者。有八省。聯盟代表。開一談話會。議決辦法三條。一擁護新內閣。不反對段合肥。二各省防線之軍隊。一律撤回原防地。但不保證南軍之不進取。三宣布安福系罪狀。通電政府。請求解散安福部。及明日。復於八省之外。加入五省。遂成十三省同盟。一時京保間。謠語紛紜。安福派復造種種流言。散布京華。東海聞之。如將有非常政變發生。乃密電張作霖來京。解決時局。作霖為時勢造成之新英雄。恒喜廁身政爭漩渦中。以露頭角。接得東海電。當即應召來京。先為閻潮作一度之結束。乃即乘車赴保定。抵保陽。與曹吳握手。下榻於經略使署。曹氏特設盛筵。為之洗塵。陪座者。除曹吳二人外。尚有各省區代表等。頗極一時之盛。此筵雖則為張氏接風。實則解決政爭也。席間討論。佩孚發言最多。畧謂國事凋敝。人心既墜。外交失敗。內政不修。而一般安福派中人。猶復醉生夢死。朋比為奸。婚外誤國。惟一己之私利。是圖置全國輿論於不顧。願押國土。喪失國權。引狼入室。為虎作倀。同是國艱。方趾之神農。實奇。何竟全無心肝。乃爾。試問國將亡矣。家於何有。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當此存亡危急之秋。吾輩軍人。食國之祿。衛國干城。義屬天職。部下子弟。縱不敢謂久經訓練。有勇知方。惟大義所在。類皆奮不顧身。以衛社稷。秦江之役。長沙之捷。往事可證。無論何黨何派。不知愛國。專尚陰謀者。佩孚雖能守軍人。不干政之義。不加過問。惟恐部下義憤填胸。一時無法止之耳。張氏聞言。頗為動容。繼由曹氏發言。與各省代表。商決調停辦法五條。一實行挽留新閣。非達目的不止。二內閣局部改組。三撤換王揖唐。議和總代表。四五兩條。關係甚巨。謹守秘密。未曾宣布。佩孚發言曰。所議辦法。過於和緩。仍未能永息政爭。暫醫一時之痛苦。何煩施此剝肉補創之技耶。訂於翌日繼續開會。議定辦法六條。一

撤換財交法三總長。新復二撤換王揖唐之議和總代表。三湘事由和會解決。四凡和會不能解決之件。由國民大會解決之。五邊防西北軍南方軍隊與各省軍隊同時裁減。六開復張勳原官。議案交張氏帶京。與當局面商。議決散會。張氏立即辭別返京。將辦法函呈東海。東海閱竟。囑張氏往商段氏。以便解決。奈段氏自信力過深。不肯調停。張氏幾與之衝突。個人難任。即匆匆返奉去。

六 吳佩孚之力敵小徐

段與曹同屬北洋派之軍人。誼切同袍。苟無黨見。僥倖其間。同以扞衛為前提。自是國家之福。雖不足云克禦外侮。亦不致生閭閻之禍。吾儕無辜小民。何至陷此水深火熱之中。無如造物不仁。競爭天演。產生一徐樹錚。為段氏之走狗。一則遇事專欲。一則陰謀險狠。同惡相濟。演成滔天罪惡。參戰不力。而外債纍纍如山。積經濟已足亡人之國。加以重重條件密約之束縛。名為借債興實業。實則賣國圖私利。段氏何老悖乃爾。犧牲一己之名譽。造成無數之政竄。誤國殃民。無論當世裨官家。不甘為之稍留餘地。即將來正史實錄。亦恐難為之曲恕也。段氏種種罪惡。盡屬小徐為之屬階。佩孚本愛國之熱忱。以為政局腐敗。至於此極。害羣之馬不除。再閱三數年。國破家亡。吾儕將無唯類矣。所以存存定會議時。謂他事均可商量。惟解除小徐兵權。為此次會議惟一之目的。苟不能達到。其他問題盡屬附帶之件。安福部之穢跡彰著。亦屬實魁。小徐一手造成。僅爭解散安福部。而置小徐於不問。猶斬草者。摘葉而未除其根。一利那間。依然滋蔓難圖也。迨至張氏抵京。與東海暨段氏接洽後。除新氏辭職。三長同時出閣。已不成問題外。其餘條件。為段氏直言拒絕。張氏委婉陳詞。謂不解散安福部。不撤換王揖唐。不罷免徐樹錚。吳佩孚在保定會議席上。曾有聲明。在先作霖難任個人之職。段氏態度強硬。謂吳氏不過一師長耳。彼不服。儘可與吾共相見。不喪懼也。張氏往來於徐段間者三數次。終無效力。意欲命駕返奉。經東海一再挽留。始允再往保定一行。豈知曹吳主張與段氏適得其反。謂不解散安福部。不撤換王揖唐。事尚可以通融。惟不能免小徐。誓不承認。并云段氏既言兵戎相見。彼有東隣之與援。持以恐

赫同胞。吾輩堂堂中國男兒。願率土著虎賁三千人。鵠候疆場。誰言恐怖者。非直派健兒也。張氏進退維谷。回京復命。即日返奉。東海曾為小站練兵時營務處。提調軍事。學識頗優。素知佩孚治軍有道。訓練有方。將士用命。軍心固結。以正攻邪。何患不克。小徐敗厄過甚。新招之軍。豈能敵久著威名之師。即在公府舉行特別會議。擬定三令。發交閣員副署。一特任徐樹錚為遠威將軍。二徐樹錚現任為遠威將軍。應即開去西北籌邊使。留京供職。西北籌邊使著李垣暫行護理。三西北邊防總司令一缺。著即裁撤。其所轄軍隊。由陸軍部接收辦理。命令即下。全國人士。相與額手稱慶。曰。惡儉兵權已去。中國可以不亡矣。徵吳將軍之力。曷克臻此。

九 吳佩孚之大敗皖軍

任免官長。無論政體之專制共和。元首均有特權。內閣所負者。副署之責耳。小徐之行事。苟為輿論所歸。元首提出解職命令。閣員可云。解職之人。功在國家。遽行解職。難服眾心。乞元首收回成命。今則小徐罪惡彌天。固已昭然若揭。解職去位。人人稱慶。獨野心勃勃之段祺瑞。自命令發表後。即由團河奔回將軍府。開特別會議。列席者約有百餘人。議決呈請總統。免除曹錕吳佩孚職。交段氏拏辦。經過國務院例會之手續。議決曹錕職。留任。吳佩孚免職。由段親自入府要求。東海語之曰。老大哥。奚為如此憤怒。又錚善邊使之職。本與善邊督辦。有疊床架屋之嫌。罷免之。不過掩人耳目耳。一俟眾怒稍平。即可另予位置。暫時屈居將軍府。聞散一二月。似屬無妨。曹錕畧與吳師長。克復長沙。久戍湘南。全國輿論。奉之若神明。敬之若泰斗。若以被職與免職之令加之。恐為全國輿論所反對。并慮激起曹吳等之反動也。段氏惶喪而退。即傳部下。以重兵圍公府。揚言待至翌日夜間。不下。撤曹免吳令。則邊防軍先往琉璃河開火。再往保定與問罪之師。東海處於兵威之下。不得已。准如所請。蓋印發表。保定軍心激憤。一意主戰。曹錕親自到津。行誓師禮。派吳佩孚為前敵總司令。命所部討賊軍。蓋指驅老段誅小徐而言。設大本營於天津。司令部於高牌店。段部分四路出發。第一路劉洵。第二路曲同豐。第三路李進才。第四路魏宗瀚。以段芝貴為總司令。徐樹錚為總參謀。八月十四晚八時。琉璃河之邊。

防軍第一師第一團馬隊第十三師第一營步軍。向直軍第十二團第二營。開始總攻。小段之指揮。豈能敵佩孚之布置。小段只知蠻力死攻。而佩孚用兵之神。真可與翦頗牧相埒。以逸待勞。反退為攻。臨機應變。百戰百勝。當世之孫武子也。宜乎小段之險作俘囚。當時雙方戰鬪。直軍見來勢猛烈。畧退避之處。均可避敵人之火力。反從旁線。以大炮射擊之。邊軍正欲奪取第一防線。勢頓銜。直軍反退為攻。槍彈如雨。而士卒莫不以一當百。奮勇直前。邊軍抵禦不及。紛紛潰散。十五晚十時。邊軍又向高牌店進攻。當由佩孚率隊將邊軍遮斷。小段下令進攻。兵不應命。不戰而退者約三十里。十六日夜一時。佩孚令蕭耀南所部之第三混成旅。與龔漢治所部之第三補充旅。合力向涿州反攻。邊軍抵禦不支。前線潰退。而彭壽華率第三補充旅。加入攻右方。第三混成旅從正向猛擊。曲部陷於圍中。死傷不可勝數。全部僅餘二千人。旅團長以下之被俘者。約計五十餘人。戰鬪力已失。曲同豐欲逃不得。欲戰不能。遂向直軍器械投降。老段一手訓練之邊防軍。與佩孚交鋒兩次。竟至一蹶不振。小段遁歸。同豐被俘。同時東路楊村之戰。曹錕亦大獲勝仗。洛陽邊防軍某旅。亦被直軍逼令繳械。段祺瑞固一世之雄也。不料部下。一敗塗地。聞訊之餘。羞顏無地。擬即以手槍自戕。被左右奪去。勸其返京。求總統下停戰令。小徐小段遁逃入京。匿居六國飯店。邊軍統率無人。益無鬪志。段祺瑞知大勢已去。無可挽回。立即引咎自劾。上書於東海。東海卻還之。笑謂左右曰。早知今日。悔不當初。即靳雲鵬張懷芝等。赴津勸令停戰。一場掀地動天之大政潮。至此纔告一結束。

壬 吳佩孚之請懲罪魁

優勝劣敗。原天演之公例。若小徐者。真可稱人類中之蠢賊。曹吳兩氏。當世之新軍將才。即以兩方實質比較。小徐斷難望曹吳之項背。而况挑唆段氏。處處與人結成惡果。若黎若馮。事實彰彰。段祺瑞之昧於事理。言之可歎。若曹氏則於殺於黎於馮。感情均稱融洽。佩孚更屬優秀之傑出者。中外聞名。各界敬仰。有是種種理由。

段之覆亡。實由自取也。靳雲鵬與張懷芝。挾中央承認四條件。一懲辦徐樹錚。二解散邊防軍。三解散安福部。四解散新國會。抵津與曹吳善商息事。曹吳感怒之下。不肯罷兵。必欲置段及小徐於死地。以絕誤國殃民之後患。靳與段因有特別關係。安忍出此。立為段氏說項。保全生命。並請張氏入關作調人。及至張氏抵京。在保定開一會議。根據前次八省會議之結果。由佩孚提出條件六項。一解散安福部。二懲辦罪魁十四人。三取消邊防軍與西北軍。及其他屬於該兩軍之一切機關。四京畿保衛歸直奉軍。永遠駐紮京城以內。由王衛戍總司令擔負全責。五撤銷安福包辦之和解機關。驅逐王揖唐。另與西南直接辦理和議。六解散新舊兩國會。另辦新選舉。以上六項。為主要條件。尚有先決事件兩項。一為政府連將三年以來所借外債。及用違分布全國。一為更換吳炳湘。東海得悉後。以為以上各款。均屬從公。極表贊同。但暗中密電曹張吳。商諸曹張吳。畧予通融。以示寬宏之意。幸新張二氏居間調解。息事之局。方克告成。一面下取消曹吳之令。一面下懲辦禍國十罪魁之令。雙方并進。於是各罪魁。咸向東交民巷作遁逃計。或匿居於使館。或潛伏於飯店。苟非佩孚。親督鋒鏑。曷克成此偉大事業哉。

三 吳佩孚之血戰湘軍

鄂省連年兵燹。人民顛沛流離。苦不堪言。值武昌兵變。焚掠尤慘。人民恨鄂督王占元刺骨。相率效秦庭之哭。乞湘軍總司令趙恒惕與師驅王。趙與王有聯盟約。意尚猶豫。而部下魯滌平等。皆義憤填胸。躍躍欲試。趙不得已。乃麾師攻鄂。數日間連戰皆捷。深入腹地。占元倉皇失措。星夜出奔。政府聞變。急命佩孚率軍南下。佩孚抵鄂。勸湘軍退出鄂境。湘軍不允。遂變湘鄂之戰。而為湘直之戰。時湘軍氣勢方盛。銳不可當。而佩孚部下亦為久練之師。鏖戰數日。互有勝負。後佩孚出奇計。奪回汀泗橋。汀泗橋者。乃鄂省之咽喉。形勢最為重要。後湘軍出死力反攻。復將汀泗橋佔據。時正夜半。佩孚方在大營治軍書。得報大怒。立督隊親赴前敵。黎明兩軍接觸。湘軍居高臨下。用大砲轟擊。直軍前鋒死者累累。眾皆失色。佩孚立將敗回之某營長。提至陣前正法。大呼

曰今日之事。惟有與衆兄弟同歸於盡。有退者請視某營長。言畢。舉指揮刀飛步而前。部下感奮。頓覺勇氣百倍。皆冒鋒烟進行。適一砲彈迎面而來。落於佩孚身邊。轟然一聲。佩孚左右之參謀護兵五人。皆倒地殞命。獨佩孚無恙。神色自若。依舊麾軍前進。惟面目為烟燄所灼。變為黧黑。黃色軍服。為血花所灑。變為殷紅。望之彷彿一獐鬼。部下驚為神人。以為冥冥中有呵護。戰益力。前仆後繼。皆從屍身上踐踏而前。短兵既接。兩軍皆用刺刀相搏。一時血肉橫飛。流水為之殷赤。至日午。湘軍卒以傷亡過多。援軍不至而敗。佩孚遂得再復汀泗橋。是役也。雙方皆受重大犧牲。國家精銳。耗損良多。識者謂惜乎用之內爭。若用之對外。必能在歷史上放一異彩也。

三 吳佩孚之進據岳州

佩孚奪回汀泗橋後。節節進攻。將失地盡行恢復。人謂湘軍仗義興師。與王占元部下戰。實已疲甚。而尚能與如火如荼之吳師。作困獸之鬪。雖敗猶勝。固不能以成敗論英雄也。此言洵屬公論。湘軍失汀泗橋後。兩軍注目之點。遂集於岳州。岳州為湘省門戶。汀泗橋失。岳州無險可恃。岌岌其危。趙恒惕自長沙馳至岳州。猶欲收集殘卒。保此危城。然湘軍受創過深。已乏戰鬥能力。趙與部下將官。相對無言。惟有涕泣。方是時。忽聞諜飛騎來報。謂吳軍已從水道來攻。前隊已抵某地。衆皆失色。趙嘆曰。我與子玉多年交好。何相逼之甚耶。一軍官抵桌而起。曰。為今之計。惟有背城一戰。何遲疑為。趙撫其背曰。勇哉壯士。雖然。若我將士耳。我甘為敗軍之將。實不能教三千健兒。無一生回。致無顏見江東父老也。衆皆掩面哭。忽聞砲聲隆隆。知吳軍已臨城下。趙遂率領殘軍。開南門而出。向長沙進發。時佩孚在兵艦中。用砲火擊岳城。見無回擊。大異。使人探之。知城中已空。遂登岸整隊入城。當時某副官曾勸其乘勝追擊。謂湘軍勢等鳥合。已無抵抗能力。當可一鼓而下長沙。佩孚念然曰。趙公待我不薄。何必遇與為難。我進占岳城。不過軍事上之作用。異日當有表白。子誤矣。我豈窮兵黷武。耀武揚威之人哉。副官慚愧而退。識者謂佩孚駐軍湘境時。與恒惕信使往還。情誼甚篤。此次至以兵戎相

見實有不得已之苦衷在。蓋王占元出走後湖非一省虎視眈眈者。大有人在。若不捷足先得。必有人欲伸其勢力於長江一帶。而攫得之。則去一王占元。來一王占元。鄂民之難正未有艾。彼之此舉。為小民計也。至其佔據岳城。不過使鄂省多一重屏障。防止湘軍之反攻耳。

三三 吳佩孚之大敗川軍

當湘軍之長驅直入也。勢如破竹。銳不可當。武昌已危在旦夕。佩孚麾師南下。血戰旬日。將湘軍盡驅於鄂境之外。且佔據湘省之岳州。當時鄂省人民。以為戰事已告結束。可以高枕無憂矣。安知禍患之來。正未有艾。川軍東下之警報。急如星火。風聲鶴唳。一夕數驚。亦鄂民之大不幸也。初。驅王之事。湘與川本訂有密約。由熊克武回川。與川軍總司令劉湘磋商。約定同時舉發。後風聲為王占元所聞。漸事戒備。湘軍為先發制人計。遂提前出師。川軍以布置未嘗就緒。不能響應。後湘軍敗績。川軍為履行條約。遂大舉攻鄂。由劉湘委任但懋辛。藍文蔚。張冲等。分路督師。進攻宜昌。當時聲勢極盛。北軍猝出不意。所向皆披靡。川軍追殺北軍紛紛落江而死。數幾盈千。江中浮屍縱橫。滿流不急。亦慘劇也。時川軍已據有南岸。輒向對岸用大砲轟擊。宜昌危在旦夕。佩孚以在岳州布置防務。不能分身。遂連派精軍往援。川軍後路亦續續而至。雙方戰鬪益劇。互有勝負。宜城幾至完全陷落者。不止一次。後宜城被圍數重。遂陷絕境。佩孚得報後。遂以防務託鄂督蕭耀南主持。率壯卒星夜趕赴宜城。親赴前敵。乘黑夜直衝川軍陣綫。川軍震其威名。自相驚擾。佩孚親開機關砲擊之。川軍潰退。宜城之圍既解。城中兵軍亦分路殺出。四面兜擊。川軍死者累累如邱。溺死江中者。亦不知其數。至天明。已克復南岸。諸險。磨盤山。翠佛山。五指山等處。死屍堆積。不下三千餘具。亦浩劫也。後川軍殘部。且戰且退。又憑險據守。佩孚節節進攻。至全境肅清。而回。當時宜昌外僑。曾組織一觀戰隊。分往戰地觀戰。事後各報告其本國。有謂吳佩孚戰術之精。足與福煦。霞飛相匹。脫多與以軍械。彼區區鄰國。曾何足平云。

三 吳佩孚之凱旋回首

佩孚轉戰千里至鄂境無一敵踪。方班師而回。當時佩孚乘一軍艦從長江順流東下。艦之四圍架有機關砲六尊。棋杆懸有二丈見方之吳字大旗。氣象至為壯嚴。沿江各要塞及江中之砲艦。當吳艦過時。各鳴砲致敬。一路砲聲隆隆。令人想見戰地之情況。駛至武昌。已有督軍省長及各機關代表在埠頭歡迎。吳艦靠岸時。軍樂大作。悠揚可聽。佩孚身穿上將軍服。佩九獅寶刀。胸前滿掛寶章。大步登岸。向各人鞠躬為禮。表示謝意。然後坐汽車向督軍署而去。一路滿布巡警。皆持鎗致敬。人民駐足而觀者。亦人山人海。歡呼之聲。有如雷動。時有女學生一隊。各以菊花一束向佩孚身上亂擲。佩孚笑容可掬。舉手示謝意。其並坐之某長官笑謂之曰。我聞古時潘安過市。女郎競以果擲之。今若等擲將軍以花。其亦慕將軍之丰采乎。佩孚嘆曰。我見菊花。不禁想及黃花岡流血事。民國創造七十二烈士與有功焉。若等擲我以菊花。其意欲以先烈創造之民國付託我吳某乎。某長官心念英雄吐屬。自爾不凡。不覺倏然動容。既至督軍署。與蕭督軍攜手而入。寒暄畢。佩孚出見各屬人員。溫和中又帶嚴肅。眾皆懷然變色。是夜蕭督軍設筵為佩孚洗塵。陪席者十餘人。聞當時佩孚與致甚豪。飲酒至五六斤云。

二五 吳佩孚之反對梁閣

自靳翼青內閣擠倒之後。交通系扶關外王之聲威。大肆活動。元首因招三巡閱使入京會議。吳子玉不願列席。僅張曹至京。結果大總統徇奉天方面之私情。以內閣總理昇梁士詒。命令於民國十年十二月廿四號（即陰曆辛酉年十一月廿六日）發表。更以財政總長任張弧。交通總長任葉恭綽。原來含直系色彩之財長高凌霨。則調長內務。免去王迺斌職。騰出農商一席。安插原任內務總長之齊耀珊。是役也。曹仲珊雖不以為然。而絕口不提。是否。靜侯第三者之發言。梁士詒者。粵人。字燕孫。老交通系之首領。號稱中國之財神。亦即十三太保之領袖。洪憲皇帝之功臣。葉恭綽為梁之同鄉。字譽虎。與鄭洪年開齊麟任。鳳苞趙慶華諸人。所謂交通四庭柱。一正樞。亦稱龍鳳魚鱗虎五大將者是也。張弧字岱杉。民國初元曾為兩淮運使。後又任長蘆運使。財

政次長等要職。亦政界之流星。夙負手腕靈敏之名。此次之連袂登臺。事前感費苦心。潘馨航張達伯之去職。遑湖遠因。皆為葉張登台之光聲。而冥冥中則皆仰仗翦帥抱腰。否則亦斷難如此得心應手。吳子玉與梁葉張諸人。並無積嫌。與翦帥確已懷隙久矣。其事極微。發生於直皖役後。翦帥與曹使會於天津。議某項事。子玉亦在座。聞翦之詰難數四。曹幾乎無以答報。故頻頻發言以難張。張奮然作色。謂曹曰。翦何人。豈某與三哥議要事。亦容此輩置喙。曹急白此為衡陽遠戍。歸來之吳佩孚。張仍不甚注意。吳遂拂袖而出。私謂人曰。法正之治蜀也。一飯之德。必酬。睚眦之怨。必報。張某傲岸如此。我不得勢。則已。得勢。則必師法正之法。為法以報。睚眦之怨也。無何而吳得為直魯豫巡閱副使。遇事漸與奉抗。奉為氣沮。軟化者再。吳亦自開足漸往年之辱。可以止矣。殊不知川湘一役。奉信政客救唆。頻頻掣吳之肘。且勾引豫督。使吳常存腹心之患。祿靈利姦。知吳張之不睦也。更往來游說。失意於直。則出關媚奉。失意於奉。則入關媚直。而新藩之免職。吳因鄉誼問題。兼有去年陝鄂兩役協助之德。正圖設法轉圜。忽聞任梁之命。兼知翦帥抱腰。投袂以起曰。是可忍。孰不可忍。欲即宣示態度。幕僚具卓識者。則謂事機未熟。將軍何不姑示慈弱。誘人入彀。吳頗然其說。故對外僅云。惟曹使之馬首是瞻。時翦帥因受英公使之責難。忽忽出關矣。梁本官場老手。知已既因奉而總內閣。鑒於靳氏之前車。欲討好兩方。至於弄巧成拙。不如開明昭着。為奉換張勢力。所有逢迎手續。早已籌備就緒。靜候赴洛專使之報告。即行見機而作。及聞吳之惟曹是趨。曹又不願多事。於是得發展輔奉政策。陽曆元旦。竟下特赦段芝貴張樹元曲同豐陳文運劉鈞魏宗瀚之命令。之數人者。或為邊防軍舊人。或為老北洋派反叛。與吳子玉有不解之讐。不特此也。因恐新交通系之多事。更昇陸宗輿以市政督辦。曹潤田亦與以實業專使之要差。更揚言將任張大辦。為長江巡閱使。免田中玉魯督職。任王子春或張懷芝。以洩張樹元之憤。免陳光遠贛督職。簡許蘭洲。以雪張宗昌之怨。他如張敬堯吳光新等之積怨。亦思逐步報復之法。同時張岱杉力主發行九千萬公債。左袒奉軍軍餉。對於吳所派索餉代表之錢少卿。則虛與委蛇。至是不特子玉難堪。民心亦共怒梁閣之倒行逆施。會太會專使施顏王三代。表有電返國。揭破梁閣直接交涉魯案之陰謀。吳子玉遂為民請命。反對梁閣第

一電傳一月五日（即辛酉年十二月初八日）拍發。電中歷述梁之罪狀。盼梁為李完用張邦昌之外國婿外。梁親保定方面無表示。置之不理。僅於七日發一通電。假託為五日所拍。藉以掩飾。詎料心慌疎漏。電首標明七日一句五十分發。電末著以微（五日）字。填倒日期。又為吳庚電（八日）揭破。九日吳又發住電。十日發蒸電。十一日真電。十二文電。十三日電等。反對梁閣。真電通體仿韓昌黎之驅鱷魚文。如「三日不能至五日。五日不能至七日。七日不能是終不肯去也」之句。與原文無異。雖吳以電攻梁者。則有鄂督蕭耀南及省長劉承恩。蘇督齊燮元及省長王瑚。贛督陳光遠及省長楊慶鑾。陝督馮玉祥及省長劉鎮華。以及師長張福來胡景翼等。旅長張克瑤董政國等。不下四五十通。就中張克瑤單銜一電。又全仿駱賓王討武曌檄。與吳之文電類似。按吳之文電。亦仿駱文。故結句有請問今日之國民。熟認賣國之內閣云云。至是梁雖持關外護符。亦再難總位。一方求援於翦王。一方請假以避鋒銳。此為吳子玉電戰獲勝。反對內閣之事。可宣告暫時結束。按梁閣問題。至今未曾解決。梁初意請假二十日。各方疏通就緒。不難捲土重來。殊不知際此時也。又發生董綏金財政參案。將張岱杉逼走。此事黑幕主動人物。傳聞為前於酒公賣局局長張壽齡與趙劍秋演出之趣劇。初不料株連人眾。竟成出場容易進場難局面。吳子玉曾電舉董為鐵面無私包孝肅。其實即使孝肅復生。亦難澈底究辦。梁之不得已而請假。此亦一因也。一假再假。至於今日。梁亦未曾銷假。亦未辭職。元首亦未曾下令免職。而又生出周子虞之先著總揆。後兼教育總長一事。熟於國故者言。民國三年。發生交通參案。梁等為彌縫計。遂有帝制之議。發生民國六年。黎大總統免段祺瑞職。內閣久懸不決。及至李經羲出而阻閣。未滿一旬。發生復辟之禍。今財部參案。等於交通參案。周閣命運。與李閣相同。參案必涉梁。組閣必涉段。此次段忽出京。梁與段誠無愧稱民國要人。但不知吳張之電戰古戰兵戰。亦可云是雲南首義馬廠誓師多一紀念日。於將來否妙在兩軍相見之地。馬廠亦在大線之列。

二六 吳佩孚之對奉計劃

吳佩孚直接反對梁閣。閣接即反對奉張。梁葉張既相繼為吳電迫去職。翦王大肆咆哮。密電曹銳。謂吳小子非善相。與袁公如不悟。再寵任之。將來難保不為殿前檢點。曹心微動。翦更遣其五姨太太王稚君。以親家太太資格。携子媳。遊歷為名。入關說曹。又以利害之說。煽動曹銳。曹鑣。并利用陸軍第二十三師師長奉天人王承斌。天津鎮守使趙玉珂之和平政策。離間曹吳情感。仲珊心愛佩孚。對此不贊一辭。曹銳曹鑣受奉之愚。竟欲迫兄去吳。否則以分家為要挾。王承斌則謂去吳示人弱點。毋適太甚。惟言吳之與奉抗衡。亦屬非計。當設法止之。曹從其說。遣使告吳。囑其鋒銜稍斂。弗咄咄逼人。吳因周旋曹之顏面。特發一溫和之電。電中以服從為軍人天職。立言隱約。謂不再反對鮑霞九之繼閣。奉張見之大喜。過望。信為離間得手。私利政客。又從中游說。謂乘此時機。可以伸張權力於近畿。及長江流域。時值翦帥慶四十八歲壽辰。曹銳代兄祝壽。款段出關。翦帥親面。即以令兄要親家。抑要屬員為問。銳竟無以答覆。俄頃述及無他念。梗於中者。惟吳一人。翦帥哂曰。吳是什麼東西。亦配干預我兩家親誼。及關中大事。銳乃結好翦帥。遂與訂密約。以散據傳布於外者。為維持梁閣任張少軒為巡閱。免吳直魯豫副使。高任兩湖巡閱使。退出洛陽等數條。尚有甚者。則外間未曾宣露。銳既訂約以去。翦帥復乘第一屆國會議長吳景濂返里治喪之便。實行與大孫携手。俟侍西南報聘專使伍朝樞。約定孫文北伐。由湘贛進兵。攻吳之面。已則率師入關。躡吳背。令浙盧牽掣蘇齊。皖張與豫趙合力破吳之腹謀。劃既定。分頭進行。更以張景惠秦萃等為急直軍備禦計。故意力主和平。呼號奔走。以孫烈臣湯玉麟汲金純張作相鄒芬。及已子張學良等為統帥。屬兵秣馬。准備出發。初尚思待曹健亭之答覆。後因取兵家先發制人之策。於四月七號。開始運兵入關。分駐天津縣境之楊柳青。後河。河頭村。大柳灘。線河村。靜海縣屬之當城村。楊芬港。閻里村。趙家柳子。高家莊。第六堡。獨流鎮。良王莊。以上屬津浦路線。武清縣屬之王慶坨。大小范家口。三河曾子家堤。郭家樓。東廠子。高三堡。王二店。安次縣境之落低鎮。桃河村。東沽港。文安縣境之徐家堡。霸縣境之楚沽港。蘇橋。以上屬京奉路線。大宛縣境之蘆溝橋。長辛店。寶店等地。以上屬京漢路線。刁斗相聞。旌旗蔽日。以軍糧城天津兩處為集中地點。當此時也。吳子玉如何應付。就表面觀察。奉軍有迅雷不及之

勢苟吳非久列戎行。不待言戰。已被嚇退矣。吳治國之道。確有見解。不達民困之點。而行軍之術。實具指揮。莫不如意之材。自四月十三號。發出要求奉張諒解。為自己表白電文之後。一面調駐紮岳州之張福來軍北歸。而以招撫未久沈鴻英之桂軍填防。預約湘中之趙恆惕。兩不相犯。川中則早與熊克武有成約。張其與劉湘反。願使其內顧孔亟。無意於荆宜。並令孫傳芳留神防範。鄂督蕭耀南則以糧台委之陝督馮玉祥。及旅長張樹元。則令其將秦中印信交還陝人。自治留閣。治堂一師。助劉鎮華胡喜翼。並隨時監視吳新田。因吳為張派。堯蓀人。知趙周人之心。於異己。凌之以威。市之以恩。使為己用。而以其弟趙傑統率之宏威軍。加入前鋒。使其不能作祟於肘腋。預料此次戰爭。魯省之從違。關係至大。魯督無能為所慮者。第五師師長鄭士琦及四十七旅旅長施從濤。二十混成旅旅長吳長柱等。因其皆含安福臭味。故特撥二十五萬金。濟彼軍餉。言明萬一開戰時。祇宣告中立。已受賜多。他如與致學會攜手。結好小孫。助袁祖銘之回黔。唐繼堯之入滇。皆分大孫北伐之勢。又暗與陳競存同盟。以掣中山之肘。部署既定。遂授張福來以全權。赴保開緊急會議。是時奉軍已佔津沽。曹四棄職。避保駐守德州。馮滄州之二十六師師長曹七。亦望風逃避。直系諸將。一致憤激。素主和平之王承斌。首先責問曹鏡。謂余奉人也。譬之女子奉為奴家。直為夫族。今日尚存出外從夫之念。不敢偏袒母族。何以健亭輩擅離職守。貽莫大之羞。附議者遂起鏡。乃為弟謝過。聲言以全權託于玉調度。張福來即袖出吳之軍令。宣告王赴河間。已至涿州。及其他諸人之駐軍地點。而令張國鎔為師長。代領二十六師。至此奉直相持之陣勢。遂明白展開。奉天軍隊則為六梯團。分東西兩路。東路第一梯團為二十七師全師。第二梯團為奉天第三旅。四旅。兩混成旅。第三梯團為奉天第七旅。八旅。兩旅。西路第一梯團為陸軍第一師全師。第二梯團為陸軍第十六師一部份。及奉天第六混成旅。一旅。第三梯團為奉天第二旅。九旅。兩混成旅。復援護。為奉天補充旅。五旅。戰將張作相。張學良。李景林。張景惠。鄧芬。鄭殿陞。許蘭洲。汲金純等。正司令為副師。副司令為孫烈臣。參謀長為楊守震。共有軍士十二萬五千人。直隸軍隊分三路。東路為二十六師。第十二十三十四三混成旅。及第三師之一部份。西路為二十三二十四兩師。第十五及第一混成兩旅。亦有第三師之一

部份。後路援軍。為陝軍鄂軍豫軍。及直省之三混成旅。戰將則為張國鈞萬豪彭壽華董政國王承斌張福來孫岳張克瑤靳雲鶚趙傑等。總指揮係吳自為。副指揮為馮玉祥。軍士總數未明。大約在十萬人左右。保定會議定後。吳即至保定謁銳。並在車上召集將臨戰軍官演說。謂此次係共和與帝制之最後戰爭。勝則我將解甲歸田。裁兵恤民。敗則我維一死以謝天下。我妻已死。我子豚犬。殺之可耳。言時聲淚俱下。諸將感動。咸下戰鬪決心。奉直兩方是時已嚴加戰備。而元首方面。方選趙爾巽王占元張錫鑾王士珍等出任調停。擬以口舌之力。使兩家罷兵。然彼此劍拔弩張。非一決勝負。不已。豈五六人之游說。便能化干戈為玉帛。其間中央與各省。奉直與各省。及外省各方。奉直本身。信使函電。一日之間。往還紛馳。不勝計算。諺語萬變。金駝停滯。市面恐慌。土匪竄起。皆為戰爭時代。應有之點綴。至於對敵方面。則尚未有若何真確比較。互相搖旗吶喊。故記者竊以此一時期。徒託空言。假定其為古戰時期耳。

二十七 吳佩孚之血戰七日

四月二十八日。兩軍開始作戰。以軍械及餉糈言。奉佔優勝。以軍心及士氣言。直佔優勝。現代之戰爭。約分為二。一曰「各個的單獨動作」。一曰「大量的聯絡戰爭」。換言之。單獨動作。係各就各方面進軍。聯絡戰爭。則不以一時一地之勝負為勝負。必待戰局全部終結。而定最後得失。此項戰畧。忽敗忽進。或牽制。或包抄。使敵人捉摸不定者。吳于王之行軍。即採用此項戰術。各軍不以一次得失為功罪。且吳軍不取攻勢。則已。若預備進攻。則又利用拂曉戰。拂曉戰者。軍事上之用語也。凡遇天雨黑暗之夜。尤利軍機。故吳凡出發攻敵之兵。必乘黑夜前進。至火線之內。然後靜伏不動。一俟天將黎明。即便開火攻擊。此非程度齊全。學識優長之軍隊。不易聽總帥之指揮。於此可見吳平日訓練之勤慎也。當二十八日。奉軍陣勢。左翼延長至靜海方面。中軍步哨過固安。右翼至長辛店附近。大昌莊。直軍主力。在保定。左翼在涿州。琉璃河。房山。右翼在大城縣。中部在霸縣。任邱河間。是日午後三時。直軍左翼。自良鄉進攻奉軍右翼。野戰砲射擊目標。為奉軍前鋒駐紮之大昌莊。奉驟

不及防。退至長辛店。二十九日午後反攻。直軍失利。奉軍追逐至良鄉為止。慶戰劇烈地點。則為長辛店北面三家店地方。雙方僅三千邁當之。距離外人視為中國

勢形地戰軍直奉



從來未有之大戰爭。兩軍利用砲隊。各以過山砲野戰砲轟擊。三十日繼續戰爭於南崗窪。直軍敗第十四旅旅長董政國陣亡。奉軍雖勝。然師長鄒谷受傷。一師二旅旅長梁朝棟戰死。五月一日奉軍更添輜重隊。掩護砲隊於西山坡。正面不易攻擊。吳下令停止開火。反取退勢。奉軍進逼至房山縣。二日直軍由砲隊掩護步兵隊。施側面攻擊。砲中感實榴霰彈。奉漸不支。退守原防陣地。三日馮玉祥陝軍開到西路。實行包抄。計劃迂迴攻擊法。先以擬軍當前。節節退讓。至琉璃河南岸。馮軍則由良鄉蘆溝橋。斷奉軍後路。奉軍潰。四日奉軍漸向豐台退却。直軍遂得佔長辛店。及東西獨立村。肅清京漢路線之敵人。此直軍左翼與奉軍右翼血戰之狀況也。中路直軍。二十八日並無動作。自二十九日始策應左右翼。三十日晚。受奉軍攻圍。讓出固安。堅守白溝河東岸。相持至五月二日。直軍突下總攻擊令。二十三師與二十六師團合。

直撲奉軍陣線。西北自固安起。至東南勝芳止。同時施行極猛烈之射擊。三號同時得手。肅清中路奉軍。四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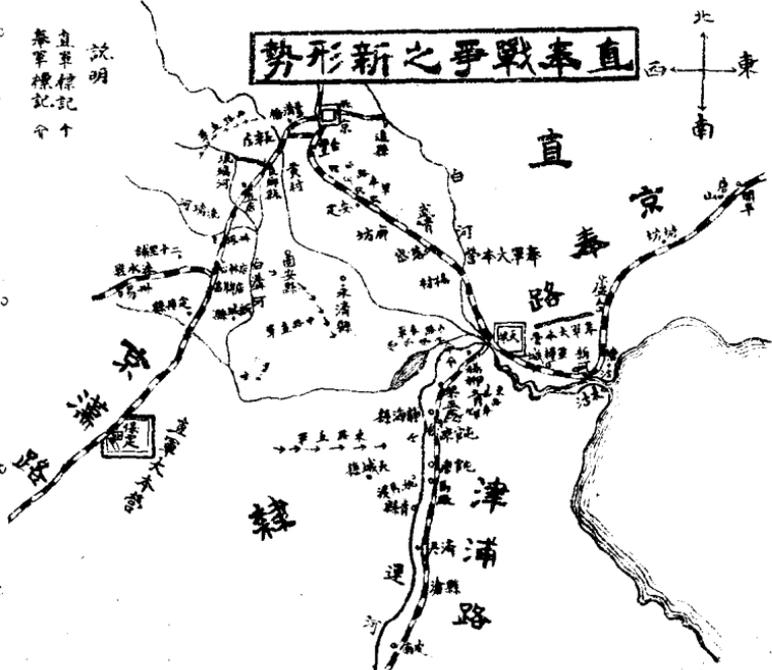
徐向京奉路線之落岱奉軍進逼。此兩軍中部之戰況也。直軍右翼係吳子玉親臨火線。與奉軍左翼會戰。當二十八日京漢路線開火。此方奉軍即猛向姚馬渡靜海青縣三路進兵。係張學良指揮一切。用十六生的米突克虜砲衝前鋒。以馬隊為掩護。直軍死力抵禦。究以器械優劣不敵。奉軍進佔大城。直軍則退保任邱靜侯總帥指揮。子玉聞報震怒。於五月一日晚由保定河間方面調師一萬。循津浦路線之運河猛攻馬廠。且殺一團長六營長。以鼓士氣。任邱方面之張國鈞司令亦同時向大城方面奉軍施行反攻。相持兩日。奉軍驟聞中路固安東路長辛店失利消息。於三日下午一時向勝芳鎮退。與中路奉軍會合。直軍遂得與中路同進。四日得據距離天津四十餘里之勝芳。在南之直軍則由靜海進軍。逼走良王莊楊柳青之奉軍。肅清津浦路線。敵軍踪跡。此直軍右翼與奉軍左翼血戰之狀況也。自二十八日至四日相距僅一星期。初時直軍在前線者不過五萬人。後因軍事棘手。調馮玉祥率精銳二萬加入火線。奉軍在陣線者。舍後援補充五旅之外其餘皆在戰線。不過張景惠之陸軍第一師大部份為前劉統率之第十五師。及邊防軍改編。與吳相見。誠所謂敗軍之將。不足與言勇。而可令其獨當一面耶。在奉意仇人相見。分外眼紅。殊不知士氣適因是以頹唐焉。但吳軍於一星期中以七萬人敵十一萬人。其血戰之苦。用兵之神。不得不使人驚且佩也。

二十八 吳佩孚之大勝奉軍

此次直之克奉。如疾風吹雲。出人意外。要之吳之所以勝張。全在行軍之陣勢。孫武子有言。先為不可勝者。故臨陣以布勢。負戒為要。揆言之。世界上無不破之軍。有不破之勢。即孫子之旨也。此次兩軍陣勢。奉知人字。直如十字。直據京漢隴海兩路中心。鄭州為調度軍隊之總樞。奉佔京奉津浦兩路。以天津為中心。殊不知天津形勢。不若鄭州扼要。論人字形勢之軍隊。首要在首部兩撇交點之處。甲午之戰。吾國海軍。即入日本人字形。而敗績者。但人陣須順排方有戰鬥力。天津對京漢隴海二線。則為反人字形。人字一反。則兩撇失其效用。敵

軍能達中堅。非去兩撤之軍。即為斷人作。試問何能救護。直軍形雖十字。寔亦合四小人而成。自鄭州與陝西及湖北。又為兩人字。四面呼應。首尾相顧。識者早料其操必勝之算也。自四號直軍各路戰勝。節節進攻。馮玉祥率精銳。從西路豐台河南進兵。破其左。不過沿永定河北岸側擊。特讓出京奉路線。使武青縣廊坊安定等處之奉軍。可沿路線折北。敗竄。逗留琉璃河線及黃村之奉軍。則迫之線械投降。駐紮安定之察哈爾馬隊。即係沿路線竄京。折向玉泉山方面逃逸。奉軍張景惠之第一師。傷亡殆盡。鄒芬統率之十六師。及奉天第六混成旅殘部。皆已繳械投降。鄒芬并放昔年曲同豐之獻刀。靜候裁判。固安永清方面之直軍。由張福來為豪統率。沿永定河南岸。向天津前進。仁安勝芳。及大城靜海之直軍。則由王承斌張國銘統率。偕白溝河南北岸支流向天津進逼。此兩路為攻奏心腹之師。吳則自率勁旅。從楊柳青窺奉軍集中地點之軍糧城。一方由趙玉珂率師進據山海關。杜錫珪之海軍陸戰隊。則由芝罘登岸。將達灤州。吳子玉之包圍戰策。至此完全勝利。張雨亭見大勢已去。恐後方萬一直軍增兵。則將進退失據。即此收蓬尚可。

直奉戰爭之新形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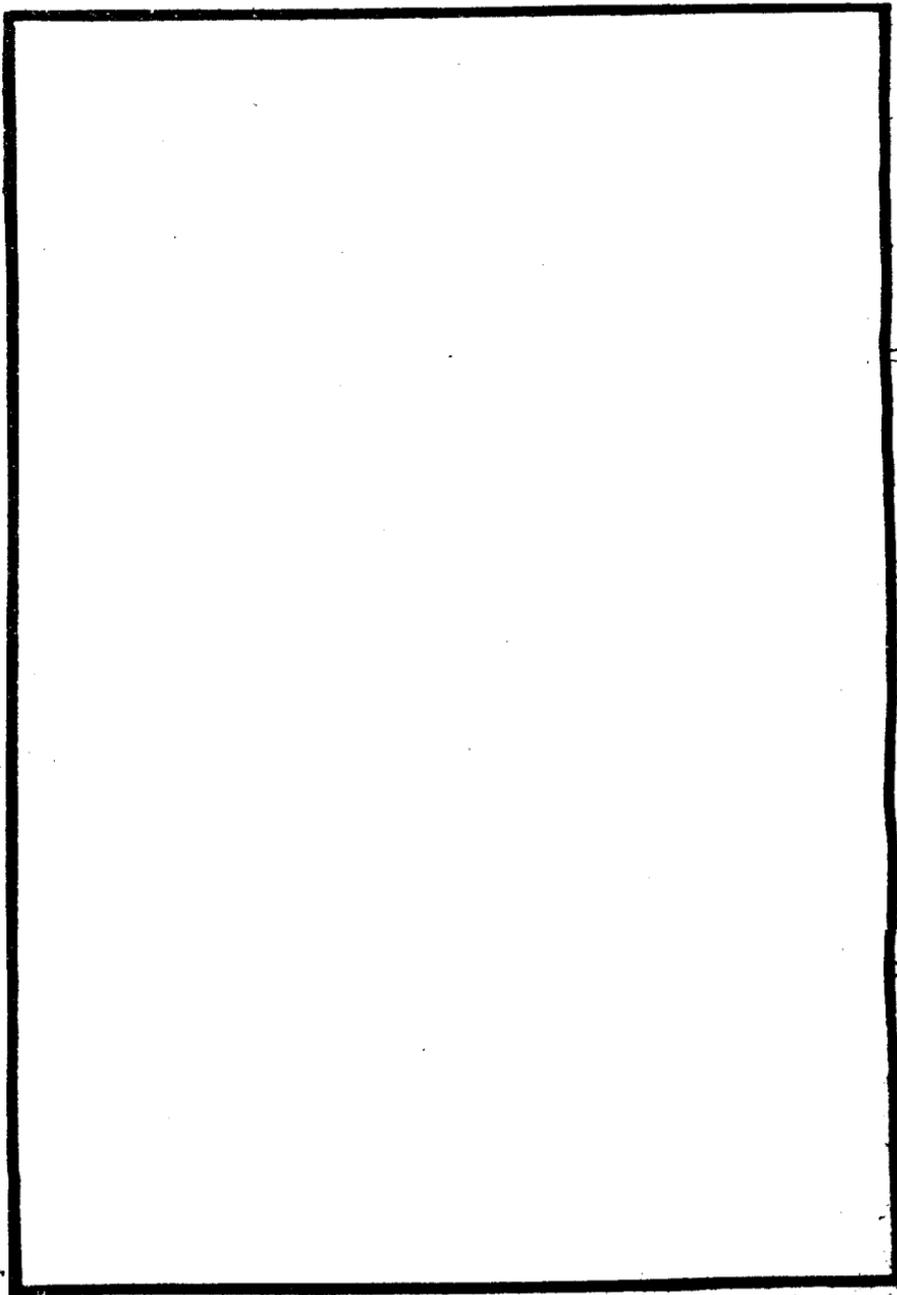


說明
直軍標記十
奉軍標記令

恐後方萬一直軍增兵。則將進退失據。即此收蓬尚可。

保全關東三省。即使熱河綏遠察哈爾等地發生問題。畢竟地理熟悉。勝於用兵關內。遂於四日黎明。先行出關。而為此次戰爭導火線之梁燕葉虎。隨之偕行。各方推測。不出三日。關內奉軍。可以完全絕跡。元首特派胞弟徐世章勞師。曹仲珊通電宣布。此次不得已開戰之苦衷。此皆善後問題。極速須兩月理清。直奉戰爭。至此畧可宣告一段落矣。至於內閣問題之解決。吳子玉是否再來勝出關。據東省地盤。以後是否遂其初志。裁兵恤民。保障共和。張作霖以後態度如何等等。此皆善後以後之善後問題。為本編所不涉。但願民國十年來之私鬥。從此可以結束。則為吾民莫大之幸也。

身佩
魚
全
信



五

吳佩孚全傳

下編 軼事

一 吳佩孚用計懲武夫

佩孚以泮宮秀士入保定武備學校肄業。靳翼青適為中班教員。每逢上課。教員口中所述緊要語。佩孚筆錄之。纖悉靡遺。靳氏偶過自修室。佩孚必在其中。把卷吟哦。孜孜矻矻。好學迥異常人。由是極器重之。師生之間。結契甚深。迨至畢業。知弟莫若師。佩孚之生計艱難。出身寒素。早在新氏心目中。既知其貧困。安忍作壁上觀。遂引薦於王士珍。時王適提督江北。挈佩孚至任。命為差遣。未幾升任傳宣之職。猶督撫署之巡捕也。遜清時之提督外放。武職中之極品官。凡屬行伍中人。過其地。例須到衙參謁。若不循行是禮。即為藐視長官。有干參時。當炎夏。酷熱逼人。士珍體素肥。每當盛夏。恒露肘跣足。手執蒲葵扇。偃卧芭蕉葉上。以消永晝。而不傲美之。屬員適於此時投刺。皆謂必遭拒絕。自夏至秋。閱時甚久。日必有請謁者。殊嫌煩擾。特揭一布告於轅門曰。時值盛夏。各屬員苟非有緊要事件者。不必來轅投謁。暫免照例參謁一月。如有緊要軍情報告者。隨到隨見。不在此例。旋有狼山守備某。投轅參謁。號房持刺白諸佩孚。佩孚曰。日已卓午。將進午餐。大帥未必肯延見。可告以明日清晨來謁也。號房曰。已經擋駕。該守備性情憨直。指號房門首揭示之隨到隨見四字相詰責。殊難致辦。彼云有巡防要政。稟告大帥。不為之通報。有誤軍情。誰尸其咎。佩孚曰。彼一守備耳。敢在提督轅門。如此狂妄。當有以薄懲之。乃即入見士珍。八簋羅列。正在舉箸之際。佩孚稟曰。現有狼山守備某。請見。士珍曰。自公退食。稍偷片刻餘暇。延見賓客。上午例有定時。爾供職於斯者已久。何尚不知耶。佩孚曰。早經擋駕。彼云有要事求見。不可稍緩。反誣部下為弄權。不肯為之通報。務請大帥傳見。士珍聞之心滋不悅。悻悻曰。傳其來守備小

心翼翼。趨步入謁。士珍謂之曰。老兄有何要事。刻不待緩。乃爾。當此世際昇平。說報軍情。聳人聽聞。費弄一己之材幹乎。本提督正值進餐。故飭人擋駕。老兄竟不相容。反誣我隨從。有意拒絕。妄圖索賄。是何言語。敢在本提督轅下。信口雌黃。不念前功。定施懲戒。速去休。有事明日來報。言竟拂袖而起。守備唯唯而退。佩孚機變之才。於此可見一斑。

二 吳佩孚出獵遇游手

大丈夫出處。有遇有不遇。佩孚之得為靳氏弟子。可謂相遇知音。賞識於牝牡驪黃之外。列之桃李班中。化雨春風。滋其潤澤。提挈援引。登之雲路。佩孚之幸也。然人之顯晦。有定時。佩孚雖得翼青之推薦。投之軍界。初投之士。珍繼投吳祿貞。祿貞死。第七鎮歸張敬堯統帶時。佩孚已為營長。得祿貞之指授。軍事學識頗優。堪稱後起之秀。敬堯本一卑鄙無耻之軍人。恃得與援。任此統帶之職。趾高氣揚。不可一世。待部下屬員。絕不加以辭色。佩孚見其不學無術。遽躋高位。嘗非笑之。適被敬堯心腹所聞。即以告敬堯。敬堯恨甚。欲革其職。奈無過失。可奪佩孚善於觀人。見敬堯之待己。明知不能久安於位。乃借出獵以自遣。時值暮春。細柳營前。東風送暖。佩孚手持獵槍。步出營門。行行重行行。不知路之遠近。好鳥呼朋。野花解語。快哉此游。脫盡骯髒氣。飄飄乎有出塵之想。時或倚孤松而盤桓。時或登高崗而舒嘯。擊槍桿而吟從軍之什。一般村夫野老。親之見其身穿戎服。肩荷槍枝。目為異人。咸來問訊。佩孚以獵鳥對。野老曰。此間都屬田疇。少鳥獸之迹。去此十餘里。則皆樹木蒼茸之區。鄉間獵戶。都於此中謀生活。飛禽也。走獸也。獵得十數具。背荷入城。售諸市肆。得錢易升斗。買魚沽酒而歸。其樂陶陶。盍往一試乎。佩孚領首謝之。隨其指示之路。信步而前。田禾盡處。耳畔忽聞謔謔松濤聲。舉目諦視。長松翠柏間。有一羣飛鳥。啾啾跳躍於上。乃即實鐵珠於槍。砰然一聲。墮地者三數具。攀折柳枝。費而曳之。槍柄復前行。一望曠野。佇足間。瞥覩一鳥自空際翱翔而下。又實珠於槍而射之。佩孚自力之靈妙。實非他人所可冀及。槍無虛發。發無不中。砰然一聲。一鳥已墮於地。拾而視之。足繫金鈴。不類空中野鳥。正在疑訝。

間忽有壯者五六人。泗汭而來。謂佩孚曰。此鳥乃吾儕養之獵禽。飛入空中。能搏鳥。供人之口腹。如今長汝手中。槍傷儼然。顯係彈擊所致。速償我。否則定不與汝休。佩孚謝過不遑。忙自身取出銀錢十員。授之曰。願為壯士壽。以作購禽之需。怒吾國券是幸。諸壯士見其身穿黃色軍衣。知其為軍人也。受其償金。不與之較。哄然如鳥獸散。佩孚亦揚長而歸。

三 吳佩孚絕糧得天助

佩孚居敬堯部下。如水火之不相容。急謀他去。時值光復之後。遂清招練之新軍。全歸部轄。第三鎮統制本屬曹仲珊。民國軍制。改鎮為師。師長一席。當然仍屬諸曹氏。而三師之名譽。自割掠京津後。已一敗塗地。曹氏時深憂慮。於是不得不物色新軍人材。以資整頓。聞佩孚屈居於張敬堯部下。鬱鬱不得志。乃托人招致之。時靳雲鵬適為公府顧問。曾為整頓三師事。屢謁靳氏。與商辦法。并懇靳氏介紹稱職軍官。靳氏曰。軍官資格。畢業於吾國武備學校者。居十之六七。畢業於日本士官學校者。居十之二三。所具軍事學識。國內畢業者。較勝於日本畢業者。良由日本學校。軍事重要課程。均守秘密。俾吾國留學生。遠涉風濤。羈身三島。徒習些些皮毛。殊為可歎。現在第七師充當營長之吳佩孚。係保定武備學堂畢業生。新軍智識頗優。何不羅致之。曹氏曰。此人聞名已久。本欲招之使來。今吾公又稱其才。定屬英俊無疑。即當修書招之。遂命左右。繕連駕之書。未交靳氏轉達。逕由郵局遞寄第七師。為敬堯所得。拆而閱之。大愕。蓋函中語譏敬堯為不學無術。難勝此師長之任。閱後匿之懷中。密囑軍需處。嗣後吳營長部下餉糈。未受。本師長命令。不得擅發。軍需長莫明其故。只得唯唯聽命而已。佩孚部下兩月之餉。未曾領得。羣情惶惶。咸向佩孚詰責。佩孚轉索諸司令部。軍需長曰。中央財政困難。羅掘殆盡。本師餉糈。積欠數月。只得暫緩發給耳。佩孚唯唯而走。歸營後。五百兵士。嗷嗷待哺。佩孚目擊心傷。又慮捉而走險。則一生之名譽。隨以俱盡。思至此。中心宛如轆轤一般。旋轉不定。及歸寢室。伏枕不能成寐。披衣復起。時值深秋。天氣明月一輪。當空皎潔。乃至中庭步月。以消長夜。眼簾間瞥視一道光

芒。自庭隅花鵲中發出。繞其足尖而過。大異之。急躡其後。光芒復入花鵲而沒。佩孚即抽指揮刀。隨光下掘。約文餘。刀頭鋒鉦然。不復能下。去視視之。乃寸許厚之石板。以手舉之。石板下現銀一缸。佩孚初疑夢。慶仰視中。天星斗橫空。俯視己身人影亭亭。實不是邯鄲道上。乃呼兵士。將銀錠運入室中。約得萬餘金。眾兵士歡顏畢。露佩孚即查點花名冊。將所欠兩月之餉。悉數發給。而靳雲鵬介紹之書。又至。遂辭去營長之職。別敬免而投入曹錕之部下也。

四 吳佩孚戒酒絕嗜好

人生天地間。苟能絕無嗜好。與世酬酢。斯足推人類之表率。無如嗜好之來。由先天所賦。愛名者嗜好榮譽。愛利者嗜好金錢。尚武者嗜好刀槍。尚俠者嗜好仁義。更有嗜酒若命。嗜痴成癖者。由是以觀嗜好之性。雖同嗜好之物各不同。性善之人嗜好亦善。性惡之人嗜好亦惡。嗜好不同。各如其面。此乃造物弄人之狡獪。非個人所能自主者也。佩孚為當世之英雄。嗜好之性迥異常人。不嗜聲色。不嗜貨利。我國軍界中之位高於吳者。類皆剋扣軍餉。以飽私囊。廣置姬妾。以娛晚景。位卑於吳者。無非竭力媚上。夤緣千祿。狐假虎威。遇事生風。惟佩孚獨不然。姑無論其今日威名鼎鼎。不肯阿附於人。即當日居張敬堯部下。亦未嘗稍卑其志。若以利字言。他人之為師長旅長者。莫不腰纏萬貫。騎鶴上揚州。花前買笑。月下徵歌。以作娛樂計者。甚至桃葉迎歸。藏諸金屋。一之不足。繼以二三。以剋扣之資。供揮霍之用。若皖系中之人物。若此類者。不可勝數。而佩孚則對於軍餉。實支實付。全師兵額。無一浮報。真可謂軍界之模範也。至於女色。又素深惡。守一夫一婦主義。從未作三妻四妾之想。佩孚真人傑矣哉。然佩孚亦非絕無嗜好也。當其未曾投筆從戎之時。素性極喜杯中物。每於抑鬱無聊之際。借酒澆愁。以消塊壘。此大丈夫不得志於時者之所為。非放浪形骸。終日在醉鄉中討生活者。所可同日而語。嗣後入軍界。營中例不飲酒。遂與杜康下絕交書。偶爾親朋宴會。有稔知佩孚少時好飲酒者。與之猜謎行令。佩孚必逃席去。告人曰。古人有云。酒能誤事。軍情瞬息萬變。來時兵氣銷沉。歡呼暢飲。酒醉如泥。倘

遇事變倖生。試問沉溺於醉鄉之人。能勝此殺敵之任否。予非不喜飲。緣職責攸關。未便破戒也。或有人問之曰。將軍亦有所好乎。佩孚曰。嗜好根諸天性。吾豈能免哉。惟吾生平。以無一嗜好為嗜好。除盡我天職之外。他事無所動於中。此真吾之嗜好也。或人無言而退。

五 吳佩孚相馬具異術

古時戰法尚武功。不尚火器。臨陣時。全憑身手之矯捷。騎丁之迅速。則事事爭先。著者勝人。若關壯穆之一生功業。半借力於所坐之赤兔馬。正史中雖無紀載之足徵。而儒稽野史。歷歷可考。晚近之世。天演競爭。戰爭之道。愈趨愈烈。等性命於鴻毛。憑槍炮作利器。復經以歐戰。一般科學家之發明。若飛機潛艇等之軍用品。出奇制勝。直有驚天地泣鬼神之概。所以臨陣之道。變更舊制。以炮隊作先導。騎隊作衝鋒。佩孚既推新軍將才之第一人。世界軍制之變更。軍械之改造。日日深切於心。從事研究。不特此也。凡屬軍需各品。無不事事親裁。苟遇不良之物。務必改良而後已。即如軍馬一項。向由承辦者。至關外購買。運至各省。分派各營。歷經檢選。良馬均藏匿。承辦者居為奇貨。另覓主顧。求善價而沽之。最上乘者。一騎需值千餘金。次等者。亦需值數百金。語云。有利必有弊。洵不誣也。佩孚於民國四年。入川平難。道路崎嶇。巖岫峻削。每與敵遇。出全力搏擊之。敵輒披靡而逃。奈騎隊不力。追剿弗及。以致川亂蔓延不已。至積一年之久。方得收復。綦江。佩孚身受其苦。加以精密之研究。凡遇相馬之書。不惜出巨價以購之。旋得伯樂相馬法一卷。寢饋其中者累月。深得其傳。於是每臨購馬之期。必親為物色。能賞識於牝牡驪黃之外。販馬者皆不敢以劣馬嘗試之。世上千里馬常有。伯樂不常有。以致良馬束縛柵下。日與駑駘相伍。負鹽車。湮沒泥淖中。若英雄之懷才不遇。然伏檻悲鳴。不能自己。一日。佩孚偶過某磨坊之門。見一黑色驪駒。前蹄高過後足。兩耳轉側不已。知非凡品。乃過坊主曰。此馬能出售否。坊主曰。將軍既愜意。安敢居為奇貨。惟此馬野心難馴。狡馬思逞。騎之宜加審慎。佩孚即出二百金。購之而歸。施以銜勒。飾以鞍鞴。試之於曠野之中。果然出腿之迅速。宛如逐電追風。佩孚在馬上。耳畔微聞呼呼之聲。一剎那

間。已往來三十里。不費絲毫力。歎曰。此誠千里馬也。伏居轅下。其誰識之。今幸天假之緣。與我相遇。嗣後疆場有警。乘之司指揮。可無慮也。

六 吳佩孚雪夜贈寒衣

佩孚出身寒素。椿萱早謝。年幼之時。備嘗困苦。迨至武備學校畢業後。先為江北提督暨第七鎮之差官。後充張敬堯部下之營長。由下而上。登高自卑。軍中苦況。事事親嘗。故其待遇部下。如家人父子然。非若一般跋扈將軍。擁美妾。居大廈。酣歌醉舞。日日消磨於風月場中。所有飲食起居。與部下士卒相較。奚啻有霄壤之判。不與士卒同甘苦。欲求士卒之歸心。難乎其難。何況揮霍之資。即自士卒身上剝削而來。祇圖一己之安樂。不顧士卒之困苦。試觀某督。暨某軍閥之姬妾十數人。家資數百萬。服務之代價有規定。何來如此巨款。不問可知。所幸政尚共和。人心寬大。絕不加以顧問。儘若蠶蠅營狗苟之徒。以軍人為護符。施貪婪之手段。部下士卒咸側目。而若輩猶假惺惺作態。號於眾曰。吾與士卒同甘苦也。吾與士卒同休養也。聞者咸為之作三日嘔。而若輩猶憤憤。以為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部下士卒。惟我指揮。誰敢不服。豈知無利之強權。未能施諸帳下之健兒。不觀張敬堯徐樹錚輩之不得軍心乎。卒之身敗名裂。皆由自取。佩孚之待部下。迥異常人。其視士卒如同胞兄弟。然尤可貴者。部下健兒。無論直接統屬。間接指麾。得見佩孚之顏色。舉欣欣然。鶴立兩旁。聽其號令。供其指使。莫不心悅而誠服之。宜乎以此攻城。無城不克。以此攻敵。無敵不摧。容歲在湘南戍守時。適當寒夜。大雪紛飛。積地厚尺許。佩孚啟營門。踏雪夜游。西風怒吼。寒凜之氣。逼人肌骨。覺足而前。至各營外。佇足竊聽。但聞一片號寒之聲。咸謂章身軍服呢質太劣。不能禦此嚴寒。奈何奈何。佩孚聞言。不忍之心。油然而生。翌晨親赴市肆中。出囊金購買厚呢若干匹。交軍衣所。限三日。製成大衣數萬件。遍給諸部下眾士卒。得此挾纊之恩。寒冷之氣盡消。無不歡聲雷動矣。

七 吳佩孚單騎探敵營

湘省戰禍。馮段二氏實階之厲。有識者無不知之。既不能段。亦不能馮。且此禍之釀成。表面雖屬諸馮段。其實操縱於黑幕中者。盡出諸馮段門下之政客。為爭一己之地盤起見。不恤百姓之疾苦。陷湘省於水深火熱之中。至今仍未有來蘇之望。民國肇造九年於茲。專制雖除。而人民所遭之痛苦。若湘若川。若閩。擾頻年。蹂躪幾遍。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至四方。歲無甯日。十室九空。聞者寒心。見者酸鼻。而一般爭權利者。罔恤民艱。仍復鼓弄政潮。和議不成。治安絕望。即使和會開議有期。而巨大借款。朋分時。誰為陳平。職司分派。使人盡飽貪腹。退無間言。我湘省時局。依然含含糊糊。殊不知佩孚當日。費幾晝夜血戰之功。纔得恢復長沙。推原禍始。本由馮段主戰。主和之暗潮中。斷送於傅良佐之手。旋經徐東海以大義責曹錕。為維持老北洋派面子計。曹派佩孚為前敵總司令。率師出發。還往湘省。佩孚初抵岳州時。謠言遽起。謂長沙城中。新自廣東運來大炮十尊。飛機數十具。軍容赫赫。不易敵也。佩孚聞之。疑信參半。乃於黑夜。潛易服裝。單騎往探。至城下。投逆旅中。稍憩。翌晨喬裝入城。盡窺底蘊。大炮飛機。均屬烏有之談。最可笑者。諱延閣以一書生。執兵符。不諳戎機。措置乖方。部下劉林趙諸人。各自為謀。所列營寨。不相聯絡。一鼓而擒之。猶反手也。乃逆身至岳。發令總攻擊。遂得以二日夜之血戰。長沙為其恢復也。

八 吳佩孚受金辱使者

天降妖孽。禍我中國。橫暴不仁之段。氏門下一陰謀險狠之小徐。兩人之野心勃勃。如出一轍。同惡相濟。罔知廉恥。佩孚為正人君子。避之若浼。小徐為安福黨之魁首。黨中分子。盡屬市井小人。日惟搜刮金錢。以資揮霍。慆患老段小徐。借外債以供私囊。任其浪用。老段三上舞臺。均至不歡而散。於是大借外債。專以金錢收買人心。小徐既聞佩孚之大名。豈有不想聯絡之理。安福黨費以下等費三十萬元。修書致送於佩孚。佩孚含笑受

之即設盛筵以款使者。酒酣傳令全部士卒領賞。一剗那間。趕起武夫。排列筵前。幾無隙地。佩孚以三十萬贖金散給之。頃刻而盡。拊掌大笑曰。此等不義財。某視之如糞土。惟既承城北公美意。遣使相贈。卻之不恭。受之有愧。以此賣國之財。賞給衛國之士。貴使歸語城北公。嗣後勿再以此阿堵物。炫己之富。汙人之行。貽人以笑柄耳。須知吾輩乃愛國男兒。只知有國。不知有家。金錢身外物。生平只飲人間一杯水。不受民間半文錢。自問吾心可質天日。部下聞言。始悉底蘊。咸持金歡呼而退。使者此際。如坐針氈。食難下箸。酒不沾唇。惟無地塞遁身。滿臉羞容。殊難遮掩。乃即辭席去。歸報小徐。將佩孚傲慢情形。詳述無遺。小徐曰。此等狂夫。不受人擡舉。當設法剪除之。方知吾輩之手段。比日純粹善意。遣使贈金。何負於彼。不受。儘可原璧歸趙。竟敢再此狡獪。領我贈金。辱我使者。實屬欺人太甚。使我洵盡西江之水。不足洗滿面之羞。恥孰甚焉。言竟。意猶不勝悻悻。

九 吳佩孚祝壽做貪官

官場惡習。惟前清為最深。入民國後。治體改革。庶政刷新。凡屬前清官海中舊染之惡習。自表面觀之。似已掃除淨盡。孰知萃於前者。不革於心。一般腐敗官僚。依然陽奉陰違。甚至變本加厲。直駕前清而上之。他事姑勿論。即就做壽而言。前清時。下屬之孝敬上峯。只聞五秩六秩七秩八秩九秩。謂之大慶。例須集資晉祝。以博上峯之歡心。壽禮每分一二百元。至五六百元。視交誼之厚薄。定祝儀之多寡。而今專制變為共和。政體未有進步。而軍民兩長之做壽。進步特速。前清時上峯散生日。例不祝賀。今則不然。一年一度。均須祝賀。屬下清貧。疲於奔命。其壽禮之厚重。幾乎十倍於前清。若說派之某督。竟有買美妓以相獻者。吾不知其用意何若是之周到也。張敬堯為貪財好貨之尤者。做壽之舉。理所不免。民國八年秋季。適逢四十初度。安福部員聞之。為之撰壽文徵壽詩。湘省一般下級官僚。或往京華招名伶。或往蘇浙辦顧繡。或製磁器。或購古玩。紛紛擾擾。碌碌忙忙。奔走道路。喧傳全國。其時佩孚尚在湘南戍守。以血戰長岳之大功。當久戍衡陽之苦役。督軍昇之敬。堯地盤歸之說。派其心中之期望。為何如哉。况敬堯素傲不仁。縱容士卒。擄害閭閻。佩孚既為救民水火而來。驅逐

南軍黎庶漸有來蘇之望。詎知堂堂軍政長官。肆意搜括。不遺餘力。佩孚目擊心傷。大不謂然。屢次致書忠告。無如敬堯恬惡不悛。置若罔聞。今屆四十初度。大事鋪張。佩孚聞之。謂其部下曰。張氏督湘。括民脂膏。入其私囊者。已不可勝數。何竟貪婪無厭。又欲搜括同官屬下之資。名為祝壽。實即斂財。吾既駐防湘省。不忍湘中有此敗類。當必有以儆惕之。遂即密電敬堯。謂大帥四十壽誕。舉行祝嘏。佩孚當率領全師。晉省慶祝。敬堯得電。大愕。立飭部下停止籌辦。一注大財源。竟被佩孚一電打銷。敬堯悞喪欲絕。及至誕日。部屬敬奉之壽儀。開單呈閱。敬堯悉以心領。璧謝卻之。佩孚亦太惡作劇矣。

十 吳佩孚演說醒愚民

佩孚久戍湘南。無識者以為借重。材威懾強敵。殊不知內中黑幕重重。有大謬不然者。中國人無道德心。只圖權利。不顧公益。惟安福系為最。當長沙失守之時。安福派竭力籠絡曹吳。以四省經畧使畀曹。迨至佩孚戰勝長岳。威名大震。安福派疑懼頓生。恐曹氏勢力之澎漲。而安福地盤之陷落也。先之以張敬堯之督湘。繼之范國璋李奎元田樹勳。均歸張敬堯節制。佩孚困戍湘南。幾有孤掌難鳴之勢。幸平日治軍有方。自恃無恐。仍得雍容坐鎮。未曾為安福派陰謀所傷。三載久戍。除訓練士卒外。兼注意於平民政治。提倡不遺餘力。時於大庭廣眾間。登壇演說。以醒愚民。茲錄其演說辭如下。國於天地。必有自立之道。譬之草木。必先固其根。本然後施以肥料。資以灌溉。而枝葉始能茂盛矣。民者國之本也。欲樹立國之基。舍提倡平民主義。以固我四萬萬同胞之根本。其道末由。當此世界文明日進。德謀克拉克西之學說。洵湧於東西大陸間。優勝劣敗之點。昭然若揭。而吾國政局腐敗。社會黑暗。政體雖經改革。貌襲共和。心尚專制。從前為覺羅氏一人之私產。而今為各黨派私人之盜賊。變本加厲。興言及此。有為痛哭流涕者。五。吾輩軍人。試先以武人論。能死敵者謂之兵。疆場效力。馬革裹屍。乃軍人之天職。臨敵畏怯。怕死貪生。乃軍界之敗類。國民出代價以養兵。軍人出死力以衛民。分所當然。乃九年來。內爭迭起。閹牆之釁。兄弟相殘。南北本是一家。煮豆燃箕。相煎太急。究其內容。無非為權利之

爭攘地盤之擴充計。不惜摧殘壯士。漫害閭閻。國基飄搖。國威墜落。頻召外侮之來。徒貽噬臍之悔。此可為痛哭流涕者一也。政尚共和。主權屬諸國民。法美先進國。成例具在。三權分立。固為民治之精神。而吾國當軸者。皆不直孟德斯鳩氏之學說。已越正軌。一息尚存者。惟此神聖不可侵犯之立法機關。選舉成立。人民宜出全力。持正不阿。投票公舉。衷心公正之士。以當其任。選舉得其人。足以福國而利民。吾國歷屆兩院之選舉。羣小鑽謀。賢人裹足。初選以酒食為籠絡。複選以金錢為代價。幾視視辦選舉一事。等諸前清之開捐。例以致卑鄙齷齪之徒。僥雜其間。此可為痛哭流涕者二也。平民主義。乃政治之極軌。我國既採用共和制。庶政公諸國民。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凡屬國顧方趾之神農苗裔。俱負有振興國家之重任。立法不完。宜如何重訂憲法。行政不善。宜如何嚴加監督。司法不良。宜如何設法整頓。其餘福國利民之要道。在在均須慎思而明辯之。庶克臻平民政治之盛軌。而今全國黑霧迷漫。未知何日得覩天日。此可為痛哭流涕者三也。君子不黨。古有明訓。吾國自政體改革後。凡百庶政。俱無進步可言。惟政黨之橫行。公然無忌。朋比為奸。陰謀禍國。其害不可勝言。雖歐美各國。亦有組織黨派者。然純以愛國為前提。遇苛政則合力攢絕。謀係民則異口同聲。不聞以奪利囋盈廷爭權貽笑柄。而吾國一般政客。俱襲外國之皮毛。未識文明之真諦。日趨日下。愈出愈奇。而有安福黨之發現矣。黨首徐樹錚。本一市井小人。陰謀百出。眼光過人。知立法機關為民治國之主體。欲遂野心。必先謀占此席。庶足以操縱政局。乃出其儻來之金錢。收買無數蠅營狗苟之徒。組織安福部。四出運動選舉。迨至國會成立。該部議員。遂占多數。不顧廉耻。直揭其名曰政黨。向政府乞助黨費。以供揮霍。無弊不作。無謀不遂。握財政交通之要樞。施賣國媚外之計畫。小者招搖納賄。大者鬻路賣礦。國家之財政竭矣。安福之腰纏盈矣。於是穢跡彰聞。醜聲遠播。凡有血性者。咸欲寢其皮而食其肉。全國汹湧。羣起反對。無如暗中有軍閥為之護符。挾勢力以庇之。置輿論於不顧。此可為痛哭流涕者四也。強隣逼視。國勢岌危。青島之爭。持未了。閩案之交涉。又生弱國無外交。本屬國際之慣例。吾國外交之失敗。更較其他弱國為甚。其故何耶。蓋以地處東亞。適與強國為隣。彼方萬眾一心。百廢俱舉。國勢蒸蒸日上。限於版圖不廣。遂施其鯨吞蠶食之謀。而吾國適當其衝。寶藏於地。

而不知採。民庶衆多。而不知教。老。大。中。華。猶酣睡於半開化空氣中。己力之不求。徒均勢主義。以自誤。養癰疽。將潰。藥石難投。國勢岌岌。有如累卵。青島保留。和議席上。已遭失敗。直接交涉。不成問題。一線生機。只在國際聯盟。若冒昧提出。事前不加深思考慮。別圖挽救之方。另謀斡旋之計。東隣之讓步。無望。列強之公道。須結。日。本。外。交。素。以。陰。險。狡。滑。勝。吾。國。師。其。法。以。還。治。之。事。半。功。倍。矣。若。仍。以。和。議。席。上。手。續。對。付。之。只。恐。前。車。可。鑒。復。轍。仍。蹈。青。島。既。失。獨。立。主。權。隨。之。俱。失。即。朝。鮮。亡。國。之。雛。形。此。可。為。痛。哭。流。涕。者。六。也。有。此。五。者。苟。不。亟。圖。改。良。之。策。國。亡。可。立。而。待。也。

十一 吳佩孚教民墾荒土

孔子適衛。教富兼施。蓋以民衆而不受教育。難為立國之本。有教而不謀富厚。易致倡亂之謀。所以文明各國。教育與實業並重。吾國土地非不廣。人民非不衆。何以貧弱至於此極。其道皆由教育尚虛文。不重實用。女子教育。固在萌芽時代。自無發達之可言。四萬萬人中。去女者半。去老幼者半。而受教育之人。有酷嗜美術者。有極愛文學者。又去其十分之六七。僅存一二分研究實業。無奈更迫於受虛文之朦蔽。無實地之試驗。即使偶有志士。冒險試辦。大都資本虧耗。一敗塗地。殊不知實業之道。未可驟冀獲利。初辦時。聲名未彰。人誰知曉。迨至聲名遠播。而資本已罄。徒喚奈何。佩孚戰勝長岳後。南北兩軍劃界停兵。各不相侵。雖則和議未成。而干戈暫息。每日除訓練外。恒出營閱步。以訪民間疾苦。可憐湘南各地。屢經兵燹。一片焦土。廬墓為墟。田畝荒廢。不禁滄海桑田之感。而一般流離無告之窮民。露宿荒原。宛如哀鴻之嗷嗷待哺。佩孚怒馬憂之。乃謂之曰。天降厥凶。殃及湘南。小民何辜。遭此塗毒。父子離散。母女失蹤。水深火熱。靡有孑遺。誰生厲階。軍人是咎。而今陽春又屆。將有事於西疇。與其作餓殍於曠野。何如竭勞於田疇。播穀之種。耘田之器。欲貸資本。可向衡陽直軍司令部領取。本師長貯金以待。決不食言。幸毋觀望不前。自貽伊戚。轉瞬時機坐失。農事難為。數十萬災黎。將填溝壑。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心殊不忍。我將去之。盡興乎來。湘難民歡聲雷回。遂往司令部。領取購籽

種。購犁鋤。墾闢荒田。以資生活。偉矣哉佩孚之政策。幾如起死人而肉白骨。宜乎湘民之愛戴不忘也。

十三 吳佩孚入夢殺奸人

語云。正人無夢。癡人說夢。夢之一事。似不當列諸軼事中。然而飛熊入夢。載在正史。資子良弼。稽諸尚書。文王鼻陶。尚有夢徵。佩孚之夢亦類也。當湘南久戍之時。亦戰不得。欲歸不能。懊喪萬分。書空咄咄。以致日有所忌。夜來成夢。栩栩然如莊周之化蝴蝶。神魂飄忽。一刹那間。如在京漢道上。目覩一般名利客。投車站。買車票。身穿華服。皮架金鏡者。咸入二等車中。手持皮篋。形似商賈者。咸入三等車中。霎時汽笛嗚嗚。車將開矣。忽有一身穿車站制服者。全息而入。搖手高呼曰。勿遽行。各司事。應曰。唯唯。而月臺上。忽來顯者五六人。相繼入頭等室中。佩孚與之偕入。坐甫定。車即向前開駛。諸顯者唧唧嚶嚶。長談不已。佩孚側耳聽之。一西洋裝者。唇上鬚黑如漆。先開口曰。當此籌款困難。惟有鬻路賣鑛之款。可向某國抵押巨款。欲圖摧殘直派。置曹吳於絕地。非向某國借得大宗款項。無以驅策軍人。供我指揮。繼聞一人發言曰。老大哥之言。雖屬有理。奈全國輿論反對。新銀行團已成立。某國不能單獨借款於吾國。若再向之籌商。恐各國羣起反對。未成而貽人口實。將奈何。西洋裝者曰。新銀行團雖已成立。某國頗持反對論調。若與之單獨進行。苟有生利之抵押品。某國求之而不得。豈有拒絕之理。國與國之借款。本屬國家財政問題。只須約上簽字。即可發生效力。非若民間之借款。付款時。須與債主見面。償還時。景况蕭條。可籌商減成歸還。謂之講倒賬。某國既有兵力。足以服人。吾儕不與之籌商借款。則已。若與之籌商。無不如願以償。爾何總總慮慮。須知此次借款。係秘密進行。知其事者。惟財部中某某而已。在京政界中人。尚未能盡悉。遑論國人。與新銀行團乎。言下洋洋然。自鳴得意。佩孚聞言。驟然憤火中燒。距躍而前。挈其領而斥之曰。爾等媚外賣國。貽害同胞。居心何忍。至此羅掘俱空。私囊飽滿。可以已矣。何仍不知改過。猶欲施展陰謀。致國民於死地。天網恢恢。幸被我聞。去休。在世間害人。言甫畢。即抽腰際佩刀。戮之。其餘數人。亦均被殺。車中血水淋漓。穢氣觸鼻。迨至車抵津站。路警蜂擁登車。將執之一驚而醒。回思

夢境依然在日。因拍掌曰。手及賣國賊。洩吾心頭恨。真快事也。

十三 吳佩孚步月慰士卒

秋夜寂寂。秋風颯颯。秋露團珠。秋雲織錦。秋蟲唧唧於牆隅。秋樹蕭蕭於簷際。幾家砧杵動秋聲。誰氏高吟發

秋思。佩孚久戍湘南。未遑允准。大丈夫志在四方。匈奴未滅。何以家為。在佩孚熱心愛國。自無兒女

情長。英雄氣短之慨。而步下健兒。遠戍三年。久切思歸之念。佩孚亦諒其苦衷。迭電曹氏。固請撤防。情辭懇切。

謂部下血戰之餘。又經久戍。將士思歸。且多怨言。既經罷戰議和。南北本屬一家。並非外患仇讎。何須重兵防

守。中央對於大局。果能開誠布公。斷不至我虞爾詐。况湘督守土有責。所部軍隊。加我數倍。實足分佈。何須另

籌大隊。嚴防內地。如慮彼方乘機反攻。則師旅長當負調停之責。必使雙方妥洽。方行撤隊。斷不冒昧從事。輕

啟鑿端。若謂撤防太速。恐隳前功。則三載換防。不可謂速。自相殘殺。何敢言功。當此苦戰求和。久役思歸。乃數

萬人之同情。非師旅長等之私意。師旅長等。既有將兵之責。即知全軍疾苦。在中央距離稍遠。對於我軍前方

疾苦情形。諸多隔膜。而師旅長等。目擊心傷。斷不忍於膜視。若據中央來電。宣布勸慰。不惟無顏對數萬兵士。

難於啟口。并恐激出意外之事。臥仰大帥愛惜兵士。情誼殷摯。務請據情轉電中央。俯准所請。幸勿耽延時日。

羣情迫切。急不擇言。翹首瞻依。立待後命云云。曹錕即據情電京。旋得覆電。謂湘南各軍。近因撤防。多生誤會。

且有調兵防吳之事。應即急電阻止。佩孚得電後。不勝悒悒。時值宵分。子身出帳。步月各營。藉探各軍官暨諸

兵士之心理。蓋身為師長。統率全師數十萬眾。務必週知兵心。方可措置裕如。迨至各營聽畢。無非久戍思歸

之語。乃即入內。就各兵士卧榻之旁。勸慰之曰。吾令雖為師長。昔年亦係行伍出身。士卒甘苦。洞悉靡遺。吾軍

自前年開拔來湘。岳州之役。長沙之捷。幸賴全師將士。於槍林彈雨之中。矢衛國捍城之志。膚功克奏。大敵摧

殘。本師長躬逢其盛。得叨眾人之力。以為己功。何幸如之。岳長之役。傷吾健兒。為數不少。與言及此。猶有餘痛

所以主張停戰。休養士氣。豈知作蕭自縛。久戍湘南。勞而無功。迭請撤防。均難遵准。本師長縱有週知部下之

心。奈中央不諒軍士之苦。以致電請無效。撤防無期。吾輩軍人。既以身許國家。當以捍衛為前提。家室之累。置之度外也。此間本非樂土。誰甘鬱鬱久居。無如迫於時勢。且住為佳。俟有機會。即可撤防歸去也。眾軍士咸唯唯聽命而已。

十四 吳佩孚酒酣譏市儈

前清末葉。親貴專權。納賄鬻官。吏治之腐敗。不堪聞問。又復開捐例。一般守財虜。平素一錢不捨者。咸出資納粟。整千盈萬。無吝色。蓋富厚之家。無勢位以相濟。事事落人之後。與人交際。無不以闊算目之。苟遇民刑等事。與人涉訟公庭。事之曲直姑勿論。吏胥輩必居之為奇貨。百般需索。不饜欲罷。不為之傳審。一案之懸。有延至數年者。中人之家。為之破產。巨室之室。亦將傾家。甚有涉訟之始。儼然富翁。及至案延日久。經歷幾重衙署。冤情雖然昭雪。而立足之地已無矣。諺云。氣死莫訴狀。良有以也。勢位富厚之家。官官相護。遇事與人交涉。儘可強詞奪理。旁觀者雖洞燭見奸。莫可如何。對面人忍辱屈服。敢怒而不敢言。付之一歎可耳。蘇秦有云。人生世上。勢位富厚。安可以忽乎哉。真從閱歷中得來。有道之言也。故富厚之人。得遇捐例。無不踴躍輸將。捐一虛銜。雖無實用。而銅頂輝煌。旁觀者咸為之矚目。誇耀鄉里。綽有餘裕也。迨至清帝遜位。民國肇造。專制消除。共和改建。舊時軋政。一律革除。捐例之開。懸為厲禁。庶幾仕途肅清。小人斂迹。吏治有澄清之望矣。孰知大謬不然。貪官汙吏。依然混迹其間。有時變本加厲。直趨前清而上之。皖督倪嗣冲。為晚近貪官中之巨擘。其未入仕途時。嘗開設錢肆。盤剝手段。迥出尋常。每歲盈餘。可操左券。性喜漁色。至老年。姬妾滿堂也。其在蚌埠時。搜括資財。不下數千萬。盡入私囊。所以家產較他督獨多。某歲倪嗣冲因事赴津。曹錕與有同袍之誼。設筵款之。佩孚亦在座中。酒酣。曹謂倪曰。中央財政困難。已達極點。羅掘早窮。而借款又經各國拒絕。吾軍之餉。三月未曾領到。軍心惶惶。維持頗非易事。倪曰。兄弟部下之餉。截留地丁捐稅以充之。倘遇不足。再向中央請款。故可有鉅許多手續。佩孚僥言曰。善則善矣。大帥自為計則得之。倘使各省相率效尤。中央財部幾如虛設。奈府院部屬

皆將朽服從公何。西南滇粵桂諸省。類皆以此手段。不料大帥尤而效之。殊嫌非是。倪督怒目相視者有頃。始答曰。皖省地質薄弱。農產物不多。終歲所抽國家之稅甚屬寥寥。截留抵餉。不敷甚巨。猶別圖補救之方。為顧恤政府起見。不事周折。子玉何以誤解。乃爾曹銳知倪有惱怒意。即以他辭亂之。弁以目視佩孚。佩孚會意。即行避席去。翌日回湘南防次。不再與倪相晤也。

十五 吳佩孚解囊恤災民

直軍駐湘。威震長岳。故停戰期內。南軍嚴守界線。不敢妄啟干戈。非界限之足以使人信守也。實佩孚之振軍經武。謀畧過人耳。湘省南軍中善戰者。首推劉林趙三人。為最。佩孚奪取長沙時。三人曾與之血戰兩晝夜。奈佩孚所率第三師。軍械皆購自德國。有二十四生的大炮兩尊。轆轤過山炮等多尊。并有德國製之機關鎗數架。火力之猛。迥出尋常。劉林趙之軍事學識。固不及佩孚。軍中所有炮位槍械。均非新式之利器。射遠力異常薄弱。有此兩種原因。三人縱竭盡心力。與佩孚奮鬪。而佩孚臨陣之機變。固非傅良佐所能望其項背。三人欲以傅良佐之手段對佩孚。宜乎三戰三北。望風披靡。地盤陷落。氣竄而逃。不敢正目以視相南者。三閱寒暑。迨至直軍奉准撤防。譚延闓聞信。預派桂軍司令吳劍學。湘軍旅長陳嘉祐。進逼湘江。陳元鈞繞道靖州。鳳凰包圍辰谿。謝國光奪取武崗。與洪江取犄角之勢。使常德孤立無援。警信傳來。直軍已擊鼓鑿鑿。援隊北歸矣。一般貧苦農民。遮道攀留曰。吳將軍是萬家之生佛。駐防三載。安堵無驚。吾儕小民。纔得安居樂業。而今忽也北歸。棄我子民於水火而不顧。牙齋尚在衡陽。譚氏已躍躍欲試。湘民之痛苦又至矣。一霎時。哭聲震天地。佩孚進退維谷。行則湘民受苦。止則士卒思歸。繼思奉准撤防。公也。湘民攀留。私也。公與私較。究難以私廢公。乃善慰之曰。軍人以服從中央命令為天職。現既奉准撤防。萬難變更。戍守各地。另有重兵接防。爾儕毋用憂慮。言時并解囊中金。每人給與銀元一枚。以資臨別紀念。湘民受之。歡呼吳將軍萬歲者三。始各如鳥獸散。

十六 吳佩孚通電詆代表

佩孚久戍湘南。停戰待和。日勞引領。庶幾和議告成。拔隊北歸。迨至朱啟鈴南下。與唐紹儀在滬上開議。佩孚亦曾發表偉論。贊助進行。無如事實法律。各不相讓。希望和平。全國人同有是心。電請南孔兩當局。促進和平。無如兩方黑幕中。均有人操縱之。議員方面。既有新舊國會。不能并存之說。咸切戒心和議。緩成彼輩有懸棧之冀。政客方面。藉此和議停頓。南北奔馳。自任調人。藉領津貼。往來京滬之間。以炫一日之長。將來和議告成。朋分賣國債時。亦可嘗鼎一臠。何樂不為。所以遷延日久。和議終無進行之望。當朱啟鈴在滬時。兩方代表。時相往來。漸有接近之勢。忽焉唐氏提出五條辦法。中央不能承認。朱氏憤而辭職。中央復電允准。命朱速行北上。毋再逗遛。申江頻年來各界渴望之和會。忽焉宣告中止。全國騷然。莫衷一是。此中黑幕。全為安福部所把持。北總代表既撤回。而南總代表依然在滬。於是各國體紛電中央。責其無謀和誠意。條件不合。儘有磋商餘地。何至遽撤代表。於是有續派王揖唐之命。下王為合肥人。在袁氏當國時。組織共和統一黨。勢力頗大。旋即出任吉林巡按使。為墾荒事。被孟思遠所屈。不安於位。鬱鬱而歸。迨至段氏二次組閣。小徐勢焰滔天。王乃傾心結納之。兩人狼狽為奸。於是安福俱樂部發現矣。國會成立。以黨首資格。當選為眾議員。議長朱氏辭職。王繼任議長。和總代表。貿然滬滬。全國譁然。誓不承認。電請中央收回成命。另簡賢能。佩孚亦曾通電痛詆之。謂歷年來之痛苦。皆係安福部所造成。國人咸有可殺之想。和議乃正大光明之事。以此等齷齪小人。任總代表之職。安有公平可望。無如中央堅執成見。不允更換。以致和議無形停頓。延至今日。王揖唐已為遁逃。客而知議始可告成。殊可歎也。

十七 吳佩孚含冤聞警報

直皖戰爭之始點。實起於靳氏之辭職。靳氏與小徐同為段之信人。段氏曾以靳喻家子。徐喻小兒。靳氏素性

忠厚。不尚陰險。與小徐相較。適成一反比例。兩人之性情。既涇渭之各別。而靳氏素惡小徐。暨安福諸首領。不願常相往來。與佩孚則函電互通。敬愛備至。旋為小徐所悉。因仇佩孚。而兼仇靳揆。觀面時雖仍親熱。暗中則竭力排擠。於是靳氏難安於位。提出辭職。曹吳聞之。出為排解。邀集十三省代表於保定。開會議決。擁護靳閣。驅逐小徐。不數日。開去小徐之籌邊使。任為遠威將軍。所轄軍隊。由陸軍部接收。形勢大變。小徐恐慌萬狀。即在安福俱樂部。召集各黨員。籌議對付之策。眾皆曰。速請督辦出場。逼總統下懲辦曹吳之令。否則洵盡西江水。難洗滿顏羞。吾儕位置。均危如累卵矣。段氏不恤人言。甘為羣小所役使。立逼東海。下罷斥曹吳之令。東海初有難色。段以重兵圍公府。東海受此威嚇。逼不得已。乃將內閣送呈懲辦曹吳之令。蓋印發表。曹錕本有機關在京師。揆悉其事。急足赴津。時過夜半矣。先入吳之帳中。即以大總統之令投之。全文如下。前以駐湘直軍疲師久戍。屢次籲請換防。當經電飭撤回直省。以示體恤。乃該軍行抵豫境。逗遛多日。並自行散駐各處。實屬異常荒謬。吳佩孚統轄軍隊。具有責成。似此措置乖方。殊難辭咎。着即開去陸軍第三師師長。署職弁統奪陸軍中將原官。暨所得勳位勳章。交陸軍部依法懲辦。其第三師原係中央直轄軍隊。應由部接收。切實整頓。曹錕督率無方。應褫職留任。以觀後效。軍人以服從為天職。中央所以指揮將帥者。即將帥所以控制戎行。近年綱紀不張。各軍事長官。往往遇事。輒托便宜。罔遵節制。以致軍習日漓。紀律因之頹弛。嗣後各路軍隊。務當恪遵中央命令。切實奉行。不得再有違抗。着陸軍部通行遵照。此令。佩孚閱竟。愕然久之。即持令與曹錕商。不數日而直皖戰爭之釁開矣。

十六 吳佩孚失意振精神

精神為人身最寶貴之物。有精神。則遇事勇往直前。無畏怯之思。拿破崙有言曰。字典中無難事。豈真無難字耶。不過精神充足者當之。不覺其難耳。既不覺其難。雖難而實易。無精神。則遇事退縮不前。畏怯時形。天下盡難事。一步不敢前。因循坐誤。疾沒世而名不稱。無精神之弊也。然而無精神之人。亦可鼓勵其為有精神。有精

神之人。亦可消耗為無精神。例有人也。精神頹敗。終日昏昏坐斗室中。或以有興致之事。或以有趣味之言。與之談論。未有不精神煥發者。無精神忽變為有精神矣。更有人也。少年雄健。精神百倍。辦事異乎常人。忽焉聲色動其心。嗜好役其志。精神斷喪。有精神忽變為無精神矣。佩孚當懲辦處分令下時。心中不免悵悵。人逢喜氣精神爽。事越煩。睡多。尋常人類皆如此。獨佩孚則不然。以為大丈夫立身天地間。當為民除害。為國鋤奸。富貴功名。均屬身外之物。得之不足榮。失之不足辱。無用鯁鯁過慮也。由是精神依然如故。運籌帷幄。決勝疆場。日日從事佈置。及至交綏。一戰而捷。功成蓋世矣。蓋佩孚平日早起早眠。寶貴精神。不事斷喪。有以致之也。

十九 吳佩孚逃席避說客

懲辦曹吳令發表後。保定方面。軍心憤激。一意主戰。段氏知吳氏之不服命令。不肯將第三師交出。歸陸軍部管轄。又要求總統下討伐令。段之種種用意。無非自居師出有名。而以違抗命令之罪。加諸佩孚也。東海以直皖同屬北洋派。竟欲自相殘殺。煮豆燃箕。殊屬無謂。所以始終具和平態度。不袒皖。亦不袒直。居間作調人。東海本北洋派之老前輩。見同袍中自相水火。深為歎息。故當兩派將形決裂時。京中則勸段暫緩發動。直隸則派張懷芝。姜桂題等。前往疏解。張姜二氏。先往謁曹。勸曹暫息雷霆。保全老北洋派面子。東海自願擔任調人。幸勿輕啟干戈。致貽天下笑。曹銀曰。東海之苦衷。予早深悉。惟此事老段欺人太過。為庇一人。人唾棄之。小徐甘為戎首。其如全國之輿論何。主戰之議。非吾本意。奈部下與吳師長。怒不可遏。誓欲滅此獠耳。張姜二氏。乃與逆旅中特設盛筵。邀佩孚往飲。酒酣與議調解事。佩孚掩耳不聞。急逃席去。二氏遂廢然而返。

二十 吳佩孚對客談時局

邊防軍自東西潰敗後。知大勢已去。段氏至此引咎自劾。呈請褫奪官勳。取消定國軍以謝天下。段氏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直派既戰勝。懲辦令即取消。吳佩孚之鼎鼎大名。從此不僅為中國人所崇拜。即外國人

亦嘗曰。中國第一大偉人。於是。有關於時局之事。咸欲聞其主愾。有某報記者。往詢佩孚。現用何法。以解決此紛如亂絲之時局乎。佩孚答曰。國號共和。以民治國。欲求真正和平之解決。惟有組織國民大會。提交公議。此乃民治之真精神。惜乎吾國人民。灼知民治之真精神者。實不多觀。只恐一時召集徒滋紛擾。仍無補於大局耳。記者曰。將軍之言。可謂深知全國人之心理矣。遂即興辭而出。

三 吳佩孚含怒見湘使

武昌兵變。人民創痛實深。乃遣代表到湘。求總司令趙恒惕出師援鄂。趙亦以湘地枯瘠。欲伸勢力於鄰省。意遂動。然以未得佩孚同意。未敢率爾從事。蓋趙與佩孚素來沉澁。一氣遇事聯絡。如未得其同意。勢必橫生阻力。同意後且可得其暗中幫助也。遂派一代表到洛陽往晤佩孚。既晤。代表見佩孚面有怒色。默然無語。似早知己之來意。而深不以為然者。不覺中心惶恐。結舌久之。既而不能耐。直陳曰。趙公遣卑職前來者。蓋有高於將軍耳。將軍知最近鄂事乎。鄂自兵變後。人民急欲驅逐王占元。到武湘之效。秦庭哭者。絡繹於道。趙公為義憤所迫。意欲隨鄂民之後矣。所以遲遲未發者。以未得將軍同意耳。幸將軍予我一言。好歸見趙公也。佩孚聞言。仍不作一聲。但以嚴厲之目光炯炯視代表。代表益悚懼。坐久之。而佩孚未嘗出一言。不得已而辭出。以狀歸告恒惕。恒惕嘆曰。子玉其不以此舉為善乎。時座中有某師長起立曰。總司令誤矣。夫吳公為北政府任命之官吏。雖與我等同意。豈肯宣諸於言。而予人以口柄。彼之所以不作一聲者。正表示其默許耳。恒惕善之。遂出師攻鄂。數日間連戰皆捷。而煊赫一時之王占元。遂抱頭竄去。不謂王去鄂之日。正佩孚來鄂之時。湘鄂之戰。一變而為相直之戰。昔日之好友。致兵戎相見。恨如深讎。血戰兼旬。恒惕卒為佩孚所敗。至此時方知恒惕之逐王。佩孚未嘗同意也。蓋佩孚為人爽直。最重信義。恒惕與王本訂有同盟約。恒惕敗王。雖持之有故。究屬背棄盟約。毫無信義。此佩孚之所以不取也。然當時之所以不加勸阻者。實因王占元罪大惡極。亦不得不逐之使走。故既不以逐王為善。又不以留王為得。左右為難。祇可效寒蟬之喙口矣。

三 吳佩孚講和登兵艦

湘直之戰。屍積如邱。血流成渠。戰鬪之劇。實在我國疲憊之戰爭史中。放一異彩。佩孚與恒惕情誼甚篤。人無不知。何至反面若不相識。出之戰爭。又何至戰爭而如是之劇烈。蓋凡有情好者。不失和則已。一旦失和。則鬻之情好愈篤者。此時必惡感愈深。人情大都如此。此古人所以有交淡如水之訓也。佩孚既盡驅湘軍於鄂省之外。復佔據湘之岳州。此時湘軍已成強弩之末。全失抵抗能力。脫佩孚麾其雄師。再進一步。不難一鼓而下長沙。豈知佩孚不但不進占寸土。且通電恒惕。要求講和。人以戰勝之將。向敗軍之將乞和。皆引為奇聞。其實佩孚天良發現。不忍使老友窮無所歸也。當時恒惕接得電報。即從長沙起程。來到岳州。議和地點。在江中一兵艦上。艦為英人所有。蓋英人中立。且能負保護責也。佩孚與恒惕既在艦中見面。畧一頷首。各不作聲。而憤憤之色。猶露於眉目間。蓋餘怒猶未息也。待久之。左右不能耐。陳辭曰。二將軍交深管鮑。人知之素也。今為國事。致以兵戎相見。各人不得已之苦衷在焉。我知二將軍昔日之感情。固未嘗損失毫末。今日舊雨重逢。盍各傾肺腑而善其後乎。二人聞言。仍默然無語。而面上各露悽苦色。似有無限傷感者。左右曰。我等可退出。好讓二將軍暢所欲言也。遂同僚屬出。而扁二人於一室中。此後二人之談話。乃非門外漢所得而知。然因二人之晤。湘直之戰乃已。

三 吳佩孚揮淚斬將士

佩孚自與恒惕在兵艦議和後。三湘戰雲。可以化為烏有矣。安知戰禍之來。方興未艾。湘軍敗歸長沙之日。正川軍進攻宜昌之時。佩孚禦湘禦川。轉戰千里。亦勞苦甚矣。初湘川本訂有密約。一致攻鄂。以湘軍事前發動。川軍行裝未齊。不及同時舉行。後湘軍敗績。川軍為顧全信義。由總司令劉湘遣兵入鄂。襲擊宜昌。當時勢甚猛烈。非軍死者累累。甚至自行跳江而死者。數至千人。其窮蹙之狀。可以想見矣。時佩孚在岳州。聞報知宜昌

危在旦夕。選健兒萬人。星夜馳往戰地。親赴前敵。事前曾召部下將士而告之曰。我字典中。未嘗有怕之一字。所不怕者何。即不怕難。不怕苦。不怕死。幸諸君亦保持此三不怕。則天下何事不可成。行矣。諸君。其毋退縮。有退縮者。我縱欲怒之。其如我之佩刀不肯何。將士皆感動。殺呼不已。及戰川軍奮鬪甚力。吳軍前鋒死者秦半。餘則逃竄而還。中有某軍官早忘佩孚所言。前來晤見。報告當時逃回時情狀。面有得色。佩孚熟視之曰。壯哉君也。君殆腹下有三足。故逃得如此之快。惜乎君多生一足。將少去一頭。未免太不值得耳。軍官陡憶前嘗不覺色變。即跪地乞命。佩孚冷然曰。生殺之權。操之我刀。君求我刀可也。我有何用哉。既而嘆曰。君為我舊同學。何忍規君之死。但令出如山。豈可違背。君逃回違軍令。我不殺君。亦違軍令。當此千鈞一髮之夫。豈可上下相違。君知個中利害。當能諒我矣。軍官哭。佩孚亦揮淚不止。適前敵危急。警報馳來。佩孚立命左右提軍官至陣前。斬首示衆。一軍盡驚。佩孚乃親行督戰。軍士無不拚命上前。勇悍絕倫。卒解宜昌之圍。遂川軍出鄂境。方班師而還。

二五 吳佩孚凱旋賦悼亡

佩孚既肅清全鄂。即由宜昌凱旋回省。受兩湖巡閱使職。以規劃軍事。輿裝來漢。甫三日。其妻劉夫人。忽在保定謝世。噩耗傳來。僚屬以佩孚軍事倥傯。秘不與聞。越一星期。佩孚赴青年會。以座中皆少年英俊。不覺大樂。謂衆人曰。我歷來赴讌會。未有如今日之樂者。蓋以前讌會。座中不是官僚。即是武夫。官僚一派。宰相氣。武夫一派。強盜氣。皆足以掃人清興。今日與諸君坐對一堂。覺得無限新氣象。充滿在我眼前。我因有所感矣。彼官僚可以代表過去時代。武夫可以代表現在時代。過去之專制。早已不合於今日之潮流。現在之軍閥。不以民意為歸。其壽命恐亦不久。今日在座諸君。其代表未來之時代乎。未來之時代。具有無限之新氣象乎。諸君勉乎哉。諸君勉乎哉。言畢。把壺連飲數大觥。座中歡呼。民團萬歲。掌聲雷動。讌畢。返行署。猶含笑。忽見案頭有電稿。則夫人去世噩耗也。蓋僚屬恐久不與聞。事後得知。必遭譴責。此時見其歡樂異常。故乘間使聞也。

佩孚既聞。不覺悲從中來。放聲大哭。其僚屬多方慰藉。始稍抑怒。然已一變興高采烈之氣象。而為蕭瑟慘淡之神情矣。有僚屬某君曰。吳公譏會時。以中國將來有希望。故大喜。一轉瞬間。忽又轉喜為悲。此種預兆。見之于吳公身上。未可忽視。中國前途。還未可抱樂觀。恐必有一場亡國慘劇。見之於未來。惟吳公之所以喜者。喜少年耳。然則中國一線之希望。是在於少年矣。此種調論。未免迷信。然而細思之。頗有深意。著者不敏。敢於本書終了之時。大膽效吳將軍之口吻曰。諸君勉乎哉。諸君勉乎哉。